

增修詩話總龜

化園書館

Waltham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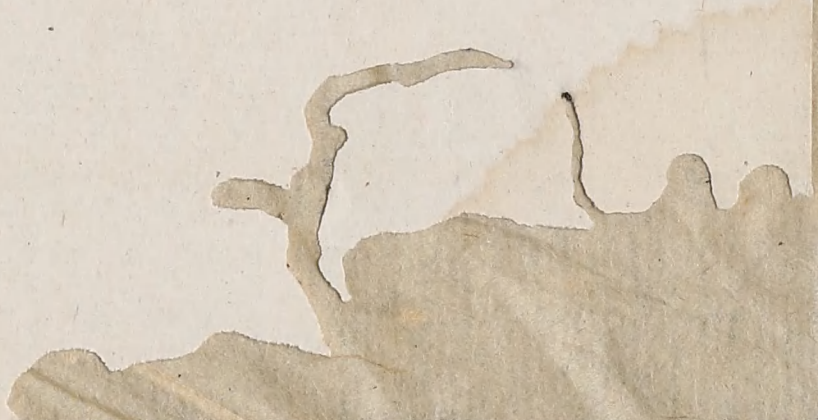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二

怨嗟阿

王元之精於四六同時在玉堂而大拜者元之啓賀曰三
神山上曾陪鶴駕之游六學之中空有漁翁之嘆以白
樂天嘗有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

青箱雜記

怨婦不知其姓既并受幣於姨兄馬生父沒繼母渝其約
改適母之族兄老而猥惡居官納賄以罪犯為五羊民
掾舟過英州庸良醉卧婦因題三絕於駟亭初與馬絕
馬作詩貽嬾人曰急水浮花入亂流濃雲遮月暗西樓
風流怨恨知多少但看青春已白頭婦答詩曰金丸打
折鷓鴣翼利刃偏傷連理枝自古一床無兩好如今方

信昔人詞題駟亭曰情若分病歸故國夢隨瘴月過梅
峰誰將此骨埋煙隴寂寞魂游山霧中翰府名談

高蟾累舉不第有詩云月桂數條楮白日天門幾扇錯明
時陽春發處無根蒂憑仗東風次第吹怨而切又下第
上王司馬侍郎詩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
栽芙蓉生在秋江上獨向秋風怨未開人頗憐其意明
年李昭知舉遂擢第詩史

王元之以尼道安事謫黃州蓋爲廬崖州所譖也有詩云
敢向台堦問罪名後有以事貶黃州者有詩云魏能下
面看花街魏能以軍功黃州刺史同上

陳羽有詩百餘首古意一篇集中所無其詞云十三學繡

陳羽有詩百餘首古意一篇篇集中所無其詩云十三學子繡

羅衣裳自憐紅袖聞馨香人言此是嫁時服含笑不刺
双鴛鴦即年十九髭未生拜官天下聞聲名車馬駢闐
賀門館自然不失為公卿是時妾家尤未貧兄弟出入
雙車輪繁華全盛兩相敵與即年少為婚姻即家居近
御溝水豪門客盡躡珠履彫盤酒器常不乾曉入中厨
妾先起姑嫜嚴肅有規矩小娘嬌意難取朝參暮拜白
玉堂綉衣着盡黃金縷妾貌漸衰即漸薄時時強笑意
索寞知即本來無歲寒幾回掩泪看花落妾年四十絲
滿頭即未五十封公侯男兒全盛日忘舊銀床羽帳空
飄飄庭花紅遍蝴蝶飛者即佩玉下朝時歸來略略不相
顧却令侍婢生光輝即恨嬾人易衰老妾亦恨深不忍

詩古公卷之五十一

二

三

道者即強健能幾時年過六十還枯槁詩史

陝郊有唐昭宗詩曰何處有英雄迎歸大內中又曰紆
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讀之令人變色昭宗
在河東作菩薩蠻云登樓延望秦宮殿茫茫不見雙飛
燕渭水一條流千山與萬丘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
何處有英雄迎歸大內中今云詩未知孰是

南唐元宗優待藩邸舊僚馮進已自元帥府書記至中
書侍郎遂相時論以為非才江文蔚因其弟巡魯福州
亡敗請從退削乃出撫州秩滿還朝因赴內宴進詩曰
青樓呵監應相笑書記登壇又却回

韓渥天復中車駕幸鳳翔渥以扈從功反正初昭宗面許

渥為相渥奏云運契中興宜復用重德鎮風俗因薦右

渥為相渥奏云運契中興宜復用重德鎮風俗因薦為右
僕射趙崇時梁祖在京馳入請見具言崇長短昭宗曰
趙崇是韓渥所薦渥時在側梁祖叱之三奏曰臣不敢
與大臣爭渥尋出閫中渥有詩曰手風慵展八行書眼
暗休看九局面窓裏日光飛野馬按頭筠管長蒲蘆謀
身拙為安地足報國危曾捋虎鬚舉世可能無默識未
知誰擬試齊竿並同上

孫定字至光涪州大戎之族子長於儲定數舉矣而儲方
就貢或訪於定定譖曰十三儀表堂堂好箇將軍何須
以科第為意儲頗銜之後儲貴達未嘗言定長短晚年
喪志放意酒盃景福二年下第遊京西出開遠門醉中

言詩集卷之四十三
作詩曰行行沅血洒塵襟事逐東流渭水深
松跨蹇馬風尚緊靜投孤店日方沉一枝猶挂東堂夢千里空馳
北巷心明月悲歌又前去滿城煙樹噪春禽同上

玉階怨李詞云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

長相思詩云悠悠我思又曰靡日不思蘇子卿詩云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生別離楚詞曰悲莫悲於生別離古詩云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怨歌行李白亦有此作一作長安見內人出嫁令予代爲怨歌行其詞曰十五入漢宮花顏笑春紅君王選玉色

怨歌行其詞曰十五入漢宮花顏笑春紅君王選玉色
侍寢金屏中薦枕嬌夕月捲衣戀春風寧知趙飛燕奪
寵恨無窮沉憂能傷人綠髻成霜蓬一朝不得意世事
徒爲空鷓鴣換美酒群衣罷雕籠臨寒不忍言爲君奏
絲桐腸斷聲已絕悲心夜忡忡

獨不見李白云白馬誰家子黃塵邊塞兒天山三丈雪豈
是遠行時春蕙忽秋草莎雞鳴曲池風催寒梭響月入
霜閨悲憶與君別年種秣齊娥眉桃今百餘尺花落成
枯枝終然獨不見流淚空自知

白頭吟相如將聘茂陵女爲妻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
如乃止故李白辭云頭上玉燕釵是妾嫁時物贈君表
相思羅袖素時拂莫捲龍須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

枕還有夢來時此最為警策

營砧營砧今何在
營砧砧也問夫何處山上復有山
重山為山字言夫已出何當大刀頭
刀頭有環問何當來還破鏡飛上天
言月半當來也

七哀詩曹子建釋詩者謂病而哀
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
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

巴東三峽歌三山峽七百里兩岼連
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蔽天日自
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其漁父歌曰巴
東三峽巫峽長猿啼聲苦泪沾裳

別鶴操高陵牧子作也娶妻五年而無子
父兄為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户而悲
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歌曰將

乘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復食不食後

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寢食不食後
人因為樂章焉並見樂府集

劉子儀與夏英公同在翰林子儀素為先達章獻臨朝子
儀主文在貢院聞英公為樞密副使意頗不平作娛子
詩曰空呈厚貌臨官道更有人從捷徑過閑居詩話

周總福州人天禧二年因事遊京師值詔下奔鄉薦不及
有故人在譙郡守官遂往投之倚為拔解之地而國家
申嚴條約不許寄籍郡有司吏周吉者頗殖涯產搃遂
拜為父吉欣然納之齒于諸子三代名諱亦從而更焉或
人問吉則對以此子當年與母氏俱斥近始歸搃亦以
是對秋預薦未幾達于鄉父乃馳詩一絕寄之遂不敢

南歸因此慚恨而卒詩曰文章木不及林洪範德行全考
李坦然若拜他人為父母直須焚却蓼莪篇

名族重京官而輕外任故楊汝士建鄴後詩云拋却弓刀
上砌臺上方樓殿倚雲開山僧見我衣裳窄知道新從
戰地來又云如今老去騎官馬羞向閑中道姓楊

楊行敏出使駙騎到劍州卻將輕忽憚恨充甚題詩於冬

青館云驚駘嘶叫知無之騏驥低垂自有心山上高松

溪畔竹清風絕動是知音又云杜鵑花裏杜鵑啼淺紫

深紅更傍溪邊日霽光搜客思曉來山路恨如迷南部新書

張又新即中與楊處州友善楊妻李氏即鄜相之女有德

無色楊未嘗介意張嘗語楊曰我少年擅美名不復仕

官惟得美室平生足矣既成婚殊失所望乃作牡丹詩

無色楊未嘗介意張嘗語楊曰我少年擅美名不復仕

官推得美室平生足矣既成婚殊失所望乃作牡丹詩
云牡丹一朵直千金將為從來色最深今日滿園開似
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唐女真蕙蘭有才思咸通中為李億補闕侍婢愛哀後隸

咸宜觀為女道士有怨李詩曰易求無價寶難買有情

郎又有云蕙蘭消歇歸春圃楊柳東西絆客舟楊氏為

宋齊丘閉於秦州求寧宮有詩曰江南江北舊家鄉六

十年來夢一場吳苑樓臺皆冷落廣陵宮闕亦淒涼雲

凝遠岫愁千片雨打孤舟泪兩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

堪端坐更思量丘南野錄謂此是李煜所作未
知孰是並古今詩話

戴衢久不第嘗夜吟曰擾擾東西南北情何人於此悟浮

詩話卷之四十一

言言約錄卷之四十一
生還緣無月春風夜暫得獨聞流水聲又云坐落千門

日吟殘午夜灯

盧環抒情

鄭還古為河中從事為同院所誹謗貶吉州掾道中為望
思臺詩云詭語能令骨肉離姦情難測事堪悲何因掘
得江充骨搗作微塵祭望思又云吉州新置掾馳馬到
條山惹苒殊非謗羊腸未是艱自慚多白髮爭敢競朱
顏苦有前生債今朝不懊還 同上

盧群玉落托江湖不第縱情詩酒有詩曰酒瀉銀瓶到底
清夜深絲竹鳳凰鳴紅粧醉起一花落更引春風無限
情又投盧尚書詩曰無力不任為走役有文安敢滯清
平從來若把耕耒定免恃彫虫誤此生 南部新書

平從來若把耕桑定免恃彫虫誤此生南都新書

李山甫咸通中不第後流落河朔為樂彦正從事嘗有薄
怨執政曰勸君不用誇頭角夢裏輸贏恣未知

郎中自瓜州宣事回進合歡水果一器煬帝以一双令小

黃門馳賜絳仙馬急推解絳仙拜賜法然因附紅牋小

簡進詩云駟騎傳雙果君王寵念深寧知辭帝里無復

合歡心煬帝省之不悅顧黃門黃門俱拜而言意乃解

張安道舉進士再失意而作歌曰休休歸去休清風釣艇

明月酒樓公不見冠相丁相雷州崖州休休歸去休景

祐元年中茂材異等後又中賢良方正朱定國歸田錄

杜牧舍人罷任浙西郡道中有詩曰鏡中絲髮悲來慣衣

上塵痕拂漸難惆悵江湖釣魚手却遮西日向長安與

杜甫齊名時號大小杜郡閣雅談

唐文宗大和九年誅王涯鄭注後仇士良秉權或登臨游幸往往獨語左右莫敢進問因題詩曰輦路生秋草上林蒼滿枝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古今詩話

用化屋

增脩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二



增脩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三

傷悼門

雷有終自平蜀後人為立祠又嘗以私財犒士貧不能足
貸錢以給北指館舍時尚欠三萬緡章聖特出內帑錢
償之故魏仲先悼有終詩曰聖代賢臣喪何人不慘顏
新祠民祭祀舊債帝填還鹵簿塵侵暗銘旌淚洒班功
名誰可繼勅塋向家山 青箱雜記

杜子美自蜀走湘楚卒於耒陽時人謂以牛為白酒脹飲
而死則非也僧紹真詩曰賢人矢志古來有牛為因傷
是也無耒陽宰詩曰詩名天寶大骨葬耒陽空耒陽有
子美墳時人謂聶令空堆土也唐人詩曰一夜耒江雨百

年工部墳據遺

北虜多有文籍亦以文雅相尚王矩為工部郎中本燕
人為虜將邪律志其名堂書記常從其出入邪律兄及
其兄之子太平興國中戰沒於大郡後邪律經舊戰處
覽其遺迹作詩矩記其兩句云父子盡從地陣沒弟兄
空望鴈門悲談苑

徐寅興化軍莆田人以秘書省正字歸老鄉里既死即度
使王延賓以詩哭之曰延壽溪頭歎逝波古今人事半
銷磨昔除正字今何在所謂人生能幾何延壽溪寅
所居也詩史

李遠体物緣情皆盡臻妙嘗有贈箏妓伍卿詩云輕輕

沒後更無箏玉腕紅紗到伍卿坐客盈兩筵都不語一

李處休物緣情皆盡臻妙嘗有贈筆奴伍卿詩云輕輕

沒後更無筆玉腕紅紗到伍卿坐客滿筵都不語一行
哀鴈十三聲味鴛鴦云鴛鴦離別傷人意似鴛鴦試取
死央者多應寸腸故人盧尚書哭李詩云昨日舟還浙
水湄今朝丹旆欲何為絕收北浦一竿釣未了西齋半
局碁洛下已傳平子賦臨川爭寫謝公詩不堪舊里經
行處風木蕭蕭鄰笛悲郡閣雅談

江鄰幾善為詩清淡有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官後
死吳中江作詩云郡邸獄冤誰與辨臯橋客死世同悲
用事甚精嘗有古詩云五十踐哀境如我在明年論者
謂人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已出天然渾厚乃可言詩江
天資淳雅喜飲酒鼓琴圍棋人以酒召之未嘗不醉已

詩話卷之四十三

言言公集卷之四十三

醉眠人強起飲之亦不辭也或不能歸即宿人家商度
風韵陶靖節之比云江嘗通判廬州有酒官善琴以坐
不得出江旦旦就之郡中沙門道士及里畝能棋者
數人呼與同往郡人見之習熟因畫為圖前列趨道一
人騎馬青蓋其後沙門道士褐衣數人葛巾芒屨累累
相尋意思蕭散惜時無名手此畫不足傳後何減稽阮
也 唐賢抒情

竇鞏工為絕句嘗從軍有別家詩云自笑儒生着戰袍書
齋壁上掛弓刀如今便是征人嬾好織迴文寄竇鞏又
悼妓東東一篇云芳菲美艷不禁風未到春殘已墜紅
惟有側輪車上鐸耳邊長似叫東東 盧瓌抒情

今狐楚宮人斜詩云唯應四仲祭使者暫悲嗟又白時詩

惟有側輪車上鐸耳邊長似叫東東
盧稜打情
今狐楚宮人斜詩云唯應四仲祭使者暫悲嗟又白時詩
序云自刑部員外郎出得累歷方鎮携挈隨逐又有託
菰花片花詩亦唐賢所罕詠者雜志

李郢嘗與賈島僧無可遊島沒長江僧亦返初郢感歎題
曰却到京師事事傷惠林歸寂賈生亡何人收得文章
篋獨我來經咎鮮房一命未沾為逐客方緣初盡別空
王蕭消竹塢斜陽在葉覆閑堦雪擁墻雜談

孟郊卒韓吏部作誌謚曰正耀先生賈島哭之詩曰身沒
聲名在多應萬古傳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塚近登
山道詩隨過海舡故人相吊處斜日下寒天據言

荒京城南奉先寺後宮美人棺葬此角樓相望高起墳草

詩話總集卷之四十三
間柏下多石人秩卑焚骨不作塚青石浮屠唱立壠家
家墳上作享亭朱門相向無人聲樹頭土梟作人語月
黑風悲鬼搖樹宮中養女作子孫年年犢車來作主廢
后陵園官道側家破無人掃陵域官家歲給半千錢街
頭買餅作寒食此張文潛題奉先寺詩晁以道嘗與江
子之言文潛近來詩不堪好子之因誦此詩以對以道
云莫不是文潛詩否

洪駒父有過李公擇尚書墓一篇其間云鹿場兔迺白晝
靜稻龍松竹青嶂深說者以為大逼老杜

邢居實字博夫年少豪邁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方年十四
五時嘗作明妃引末句云安得壯士霍嫖姚縛取呼

五時嘗作明妃引末句云安得壯士霍嫖姚縛取呼

韓作編戶諸公多稱之既卒余收什其殘章編成一集
號曰惇夫自少便多憔悴感慨之意其作秋懷云高歌
感人心心悲將柰何其作棗陽道中詩云有意問山仙
此生更來否已而果卒於漢東惇夫之卒也山谷以詩
哭之云詩到年來更老成江山為助筆縱橫眼着白骨
埋黃土何況人間父子情蓋惇夫與其父歆向也蔡天
啓亦有詩云人物於今歎渺然孤墳宿州已生煙日暮
行人道傍會應逢年少其談玄其餘作者甚衆皆載於
呻吟集後

邵堯夫之弟名睦者無疾而化前此有重九詩云擬問東
籬事東籬事渺茫后果殯於東籬之下故堯夫哭之云

自茲明月清風夜蕭索東籬省斷腸又云斷腸東籬何
所尋東籬從此事沉沉

余於一雜編中見有書郵亭事既不曉其誰作但觀其詩
有足哀者故載之於此其末云周仲美不知何許人自
言世居京師父游宦家于成都既而適李氏子侍舅姑
宦泗上從良人赴金陵幕偶因事棄官入華山有長住
之意仲美即寄身合肥外祖家方求歸未得會舅遽調
任長沙不免共載而南雲水茫茫去國益遠形影相吊
洒涕何言因書所懷于壁詩曰愛妻不受子為問此何
理棄官更棄妻人情寧可已未訣泗之濱遺言空在耳
三載無朝昏孤帟泪如洗婦人義從夫一節誓生死江

三載無朝昏孤婦泪如洗婦人義從夫一節誓生死江
鄉感殘春腸斷晚煙起西望太華峰不知幾千里 並
直方詩話

梅聖俞至寧陵寄余詩云獨護慈母喪泪與河水流河水
冬有竭泪泉常在眸彦獻持國譏其作詩太卓余應之以
蓼莪及傳咸贈王何二侍郎詩 雜誌

劉洞不知何許人江南國破後題池州一亭云千里長江
唯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 詩史

白樂天去世人以詩吊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宣路
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夫童子解吟
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
一愴然

言言錄卷之四十三
韓文公少年受蕭存吏部知賞及自袁州回入國子祭酒
道經江州因游廬山過吏部山居知諸子凋零惟二女
在焉作詩曰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今日
廬山過舊隱空將哀泪對煙霞

張祐性酷好太湖石三吳太守多以贈之遺故陸魯望以
詩哭之曰一林石筍散豪家

顧况字逋翁暮年有一子字非熊忽暴亡况哀悼不勝乃
作詩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淚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
時別非熊冥間聞之以情告冥官冥官閱之却令生於
况家三歲能言冥間聞父苦吟求再生事歷歷然長成
應舉擢第

盧延遜哭李鄴端公詩曰軍門半掩槐花宅每過猶聞哭臨
聲北固暴亡燕在路東都權塋未歸塋漸窮老僕慵看
馬着慘佳人暗理箏詩侶酒徒消散盡一場春夢越王
城

劉夢得虎丘山見元微之二年過題名愴然有感云滄水
送君君不還見君題字虎丘山因知早貴兼才子不得
多時在世間又有所嗟二首云庾令樓中初見時武昌
春色似腰支相逢相識空如夢為兩為雲奈不知鄂渚
濛濛煙雨微女郎魂逐暮雲歸只應長在漢陽渡化作
鴛鴦一隻飛

石守道為國子監直講天下呼為徂徠先生作慶曆聖

德頌大為時所忌會徐賊孔直溫叛搜其家有介書坐
貶而卒時疑其詐死欲剖棺驗之近臣言實死得免永
叔以詩哭之曰埋猶不信死終免斷其棺揚章安云章
或為章亦誰道蓋棺人事定是非猶及土中身

劉夢得傷友人亡姬詩曰見學琵琶見藝成今來追想倍
傷情撚弦花下呈新曲放撥灯前謝改名大抵好花終
易落從來无物不長生蘭臺夜直衣衾冷雷雨無因入

禁城

劉得仁出入屋場三十年卒無所成而逝僧西白以詩弔
之曰忽苦為詩來到此冰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
墳上生得一枝冤始消

張棉侍卽有愛姬早亡念之不已猶子為右補闕因其入朝未歸為浣溪沙辭置於机上曰枕帳熏爐隔繡幃二年終日兩相思好風明月尔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屏垂棉見曰此必阿灰詞阿灰補闕小字也

錢熙泉南才士也曾作四夷來王賦獻太宗愛其才又嘗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後亦不達而故鄉人李慶孫以詩吊之曰四夷妙賦無人繼三酌酸文舉世傳詩話唐武宗有才人孟氏嘗對武宗泣下作何滿子而卒張祐作詩云偶因清唱詠歌頻奏入深宮十二春却為一聲何滿子下泉須吊孟才人劇談錄

秦國公主薨神考賜視詞曰海闊三山路香輪定不歸帳
深開翡翠珮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霞散舞衣都
門送車反宿艸自春菲晚發城西道靈車望更遙春風
寒會館明月斷秦簫塵入羅衣暗香隨玉篆消芳魂
無北渚船復可為招又曰慶自天源發恩從國愛深
歌鐘雖在館桃李不成春水折空還沁樓高亦隔秦
區區會稽市無復獻珠人於齋夜話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三

增脩詩話總龜卷之四十四

隱逸門

章聖遣使召魏野仲先聞使至留詩一聯于壁而遽去云
洗硯魚吞墨書烹茶鶴避烟使還以壁問詩對章聖曰野
不求仕矣遂不召古今詩話

內侍孫可久賦性淡薄年踰五十即乞致仕都下居第堂
北有小園城南有圃每以小車載酒優游自適石曼卿
嘗過其居贈詩曰南北占河潤幽深在禁城疊山資遠
意辭俸買閑名閉戶斷蛛網折花移鳥聲誰人識高意
朝野石渠生柳詠詩曰孫侯幽隱直城東草木扶疎一
畝宮曾珥貂璫為近侍却紆條褐作閑翁高吟擁鼻詩

言詩經卷之四十四
懷壯雅論

衡道氣充馱盡繁華天上樂始將蹤跡學

冥鴻青箱雜記

劉素字仲華好學不事科舉頗通迂固壽暉之書嘗有人
貽之詩曰不甘五等諸侯薦直肯九重天子知然卒不
及仕江南野錄

方干處士號缺唇先生有司以唇缺不可與科名遂隱居
鑑湖作閑居詩曰寒山壓鏡心此處是家林梁燕欺春
醉岩猿學夜吟雲連平地起月向白波沉由自聞鍾角
棲身可在深又曰世人如不容我自縱天慵落葉憑風
掃秋粳任水春花朝連郭霧雪夜隔湖鍾身在能無事
頭宜白此峰又感懷云事業不得力至今猶苦吟吟成

頭宜白此峰又感懷云事業不得力至今猶苦吟吟成

五字句用破一生心世路屈聲滿雲溪寬氣深前賢多
晚達莫怕鬢霜侵鑑戒錄

隱士張楚居洛陽平康之南與李衛公別第為鄰山水奇
秀楚風韻高潔衛公當軸薦為左拾遺不起後出鎮過
平康往訪之楚避於山谷衛公歎恨久之題其門曰昔
日趣黃詔余慚在鳳池今來招隱士恨不見瓊枝詩史

張齊賢相司空致仕歸洛康寧福壽得晉公午橋莊鑿
渠通流栽花植竹日與故舊乘小車携觴遊釣榜於門
曰老夫已毀裂冠冕或公綬垂訪不敢迎見嘗以詩戲
故人云午橋今得晉公廬水竹烟花興有餘師亮白頭
心已足四登兩府九尚書慕唐李太亮為人故字師亮

同前

康定間益州書生張俞嘗獻書朝廷天下由是知其名然
不喜仕進隱於青城山白雲溪時樞密田況守成都與
詩曰深慚蜀太守不及采芝人雲齋廣錄

程嵩字明甫延津人初舉不第遂不肯仕場屋年八十餘
嘗作詩曰雖無事業傳千古却得安閑過一生同上

王鼎善歌詩好神仙事遊心物外時人或謂有所得問之
終不洩露詩百餘篇傳於人間五言詩贈程明甫云古
縣枕前灘官閑道自安執盃山鳥唱曬藥野猿看石縫
橫琴筆槎根插釣竿不知陶靖節早晚入雲端 贈僧
云出齋損獻果烹茗爲啣薪又題云風落桂枝驚鶴去

云出齋損獻果烹茗爲鳥啣薪又題云風落桂枝驚鶴去

水流山果向人來又送僧云孤雲蹤跡都無定出個青
山入個山

王易簡蕭希甫下及第名居榜尾不看榜歸華山尋就山
釋褐授華州幕官後拜左拾遺又辭官歸隱留詩曰汨
沒朝綱愧不才誰能低折向塵埃青山得去且歸去官
職有來且自來再入升朝官位諫垣臺閣三十年官至
八座乞致仕歸華山十年而終郡閣野談

顧况志尚踈逸近於方外時宰招以好官况以詩答之云
四海而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
東望瀛洲叫一聲南部新書

有一武士忘其姓名志樂閑散而家甚貧嘗作詩曰人生

言言終日
本無累何用買山錢遂投檄而去古今詩話

唐末蜀川有唐求放曠踈逸方外人也吟詩有所得即將
藁摵為丸投大瓢中後卧病投瓢於江曰茲瓢苟不沉
沒得之者方知吾苦心耳瓢至新渠江有識者曰此唐
山人詩瓢也接得十纜二三題鄭處士隱居曰不信最
清曠及來愁已空數點石泉雨一溪霜葉風葉在有山
處道成無事中酌盡一盃酒老夫顏亦紅贈如上人云
不知名利苦念佛老岷峨補衲雲千片焚香篆一窠戀
山人事少憐客道心多日日齋鐘罷高懸瀘水羅題
青城山范賢觀數里緣山不馱難為尋真訣問黃冠
苔鋪翠點仙橋滑松濕香梢古道寒晝旁綠畦嫵嫩

玉夜開紅窻
摵新丹孤鐘已斷泉聲在風動瑤花月滿

玉夜開紅竈撚新丹孤鐘已斷泉聲在風動瑶花月滿
壇古今詩話

偽蜀辛酉歲有隱迹于陶沙者不知所從來戴破帽携鐵
筇竹者多於觀寺閑處坐卧有文谷遇之以禮接之忽
誦谷新詩數篇又詠自作詩曰九重天子人中貴五等
諸侯聞外尊爭似布衣靈水客不將名字掛乾坤

劉槃字伯節青社人有氣節及第為幕僚一任不得志弃
官隱居富丞相器重之有詩云昔年曾作瀟湘客憔悴
東秦歸不得西軒忽見好溪山如何却有楚鄉憶讀書
恨人四十年有時醉把闌干拍閑居詩話

陳陶劍浦人好遊學善解天文長於雅頌有詩曰中原莫

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踈與水曹任晚相善寓之詩

曰好向明時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晚絕縉紳之望

以脩養為事有詩曰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時印綬

踈又曰蟠溪老叟無人用閑把竿教六韜又曰近來

世上無徐庶誰向桑麻識卧龍陶隱西山產藥物數十

種開寶中嘗見一叟角髮被褐與一鍊師昇藥入城鬻

之獲貨則求鮓就爐對飲旁若無人歌曰藍采和塵事

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屋拍手歌疑其

為陶焉或云得仙矣江南野錄

又陳陶詩有江湖水清淺不足掉鯨尾飲水狼子瘦思日

鷓鴣寒一鼎雌雄金液火十年寒暑鹿麕衣寄語東流

任狂鬚向隅終守鐵叢衣諸如此不可彈紀北夢瑣言

鷓鴣寒一鼎雄金液火十年寒暑鹿鹿衣寄語東流

任斑鬢向隅終守鐵叢衣諸如此不可殫紀北夢瑣言
史虛白本山東人唐晉之間中原多事見李昇屢陳治要
而不用遂隱廬山煜徙南昌至星子渚召問曰處士隱
居必有所得曰近得漁父一聯令誦之曰風雨揭卻屋
全家醉不知煜變色時世宗已下淮南江南野錄

寇豹不知何許人與謝觀同在唐崔裔孫相公門下以詞
藻相尚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
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豹唯唯觀大言曰
僕已擅名海內子才調多胡不作赤賦豹未搜思厲聲
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平原武王伐紂之時血流漂杵
觀大駭豹後不仕隱南嶽

許堅不知何許人遇酒筵不問尊卑遠近必到乘興只三五盃便去性嗜魚將魚火上旋炙熟處即吃生處復炙殊不去其鱗腸每和中帶入溪澗內浴度日浸身出水即於風日中坐候乾其衣服多有黧氣人惡之或有人與物忻然而受將散與貧者多於夢中吟詩宿溧陽縣靈泉精舍僧出白字韻請留詩其僧對榻見熟睡至晚起出七言詩云近枕吳溪與越峰前朝恩錫雲泉額竹林晴見鴈塔高石室曾棲幾禪伯荒碑字沒秋苔深古池香泛荷花白客有經年別故林落日啼猿情脉脉太平興國九年自茅山再遊廬山於方先生房內安下至夜深常與數人談笑人疑聽堅已知之高聲云不得來

不得來今在洪州西山或吉州玉笥山郡閣雅談

韓退絳州人放誕不拘常跨一白驢有詩云山人跨雪精
上便不論程嗅地打不動笑天休始行為人所稱好著
寬鶴斃醉則鶴舞石曼卿贈詩曰醉狂玄鶴舞閑卧白
驢號閑居詩話

王翼公鎮金陵以書致錢塘講師遵式式將謁公過林逋
逋以詩送云虎牙熊軾隱鈴齋棠樹陰陰長碧苔丞相
望尊賓謁少清言應喜道人來同前

謝逸字無逸臨川勝士也工詩能文魯直讀其詩曰晁張
流也恨未識耳無逸詩曰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槎牙
噪春鳥又曰貪夫蟻旋磨冷官魚上竿又曰山寒石髮

瘦水落溪毛凋皆為魯直稱賞朱世英以八行薦入學
不得已詣之信宿而還所居溪堂生涯如龐蘊余嘗過
之小君方炊稚子宗野汲井無逸誦書掃除顧余放帚
大笑曰聊復爾耳余作偈曰老妻營炊稚子汲水龐公
掃除丹霞適至弃掃迎門一笑相親不必靈照多通道
理朱世英亦作偈曰提籃靈照掃地謝公一般是夢做
作不同不假語默通透玲瓏更若未會換手槌胸冷齋
夜話

神仙上

陳希夷先生每睡則半載或數月近亦不下月餘贈金勵
睡詩曰常人無所重惟睡乃為重舉世皆為息魂離神
不動覺來無所知貪求心愈動堪笑塵中人不知夢是

夢又曰至人本無夢其夢本遊仙真人本無睡睡則浮

不動覺來無所知貪求心愈動堪笑塵中人不知夢是

夢又曰至人本無夢其夢本遊仙真人本無睡睡則浮
雲烟爐裏近為藥壺中別有天欲知睡夢裏人間第一
玄又嘗題石水澗曰銀河灑落翠光冷一派回環湛晚
暉幾恨却為頑石碍琉璃滑處玉花飛又冬日晚望云
山鬼煖或呼溪魚寒不跳晚景愈堪觀危峰露殘照題
西峰曰為愛西峰好吟頭盡日昂崑花紅作陣溪水綠
成行幾夜碍新月半山無夕陽寄言嘉遯客此處是仙
鄉又華山曰半夜天香入巖谷西風吹落嶺頭蓮空愛
掌痕侵碧漢無人曾嘆巨靈仙又與毛女遊曰藥苗不
滿筥又更上危巔回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烟又曰曾折
松枝為寶櫛一作髻又編栗葉作羅襦有時問着秦官事

詩言雜錄卷之四十四
笑撚仙花望太虛翰府名談

又先生唐德宗時至僖宗封清虛處士賜宮女三人先生貯之別室以詩謝云雪為肌體玉為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章聖累召不起有學士譏之曰祇是先生詔不出若還詔出一般人先生答曰萬頃白雲獨自有一枝仙桂阿誰無后歸華陰令王睦令飲之起寢於溪岩先生為詩曰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晚風臺殿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睦得詩愧謝青瑣集

張洎家居城外有一隱士名乃呂仙翁姓名洎倒屣見之索紙筆八分書七言詩一章留與洎頗言將作鼎鼐之

意其末白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字為二八洎

意其末白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字為二八洎
六十八而卒乃其識也仙翁詩多傳人間有自詠云朝
遊北海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麓三入岳陽人不識朗
吟飛過洞庭湖又有飲海龜兒人不識燒丹符子鬼難
看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鎗裏煮山川之句大抵皆詞
句竒怪世所傳百餘首人多誦之談苑

道士馬自然有異術飲酒至一石不醉人有疾以雜草木
揉碎呵與人食無不瘥每自吟曰昔日曾隨魏伯陽經
時醉卧紫金牀東君過我多情懶罰向人間作酒狂廣
明中梓州上升續本事集更有二首詩其一曰省悟前
非一息間更拋人世弃塵寰徒誇美酒如瓊液休戀嬌

娥似玉顏含笑謾教心思苦別離還使鬢毛斑雲中
幸有堪歸路無限青山是我山其二曰何用燒丹學駐
顏開非城市靜非山時人若覓長生藥對景無心是大
還詩史

殷七七有異術過潤州與客飲云某有一藝佐歡即顧屏
上畫婦人曰可歌陽春曲婦人應聲遂歌其音清亮似
從屏中出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即去未歸家

柳自飄香雪如此者十餘曲

同前

吕仙翁名品字洞賓本關右人咸通初舉進士不第巢賊
為梗携家隱於終南山學老子法絕世辟穀變易形骸
尤精劍術今往往有人於關右途路間與之相逢多不

顯姓名以其趨舍戶動作異於流俗故為人所疑又為篇

尤精劍術今往往有人於關右途路間與之相逢多不
顯姓名以其超舍動作異於流俗故為人所疑又為篇
詠章句間洩露其意嘗有詩送鍾離先生云得道來來
相見難又聞東去幸仙壇杖頭春色一壺酒頂上雲攢
五岳冠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先生去後
應難老乞與貧儒換骨丹贈薛道士云落魄薛道士年
高無白髭雲中卧看石雪裏去尋碑誇我吃大酒媿人
念小詩不知甚麼漢一任筆流嗤雜言雜載

又先生唐僖宗時人避寇亂多遊湖湘間或梁魏之地嘗
遊大雲寺與寺僧多唱和僧有詩贈翁翁乃依韻和曰
三千里外無家客七百年前雲水身行滿蓬萊為別館
道成瓦礫是黃金待賓榼裏嘗存酒化藥爐中別有春

言言為自卷之四
積德求師何患少由來天地不私親一日遊寂蘭觀淬
劍於石作詩贈道士侯日晦曰欲整鋒鋌敢憚勞凌晨
開匣玉龍鳴手中氣岸冰三尺石上精神蛇一條姦血
點流隨水盡宛膏今逐清痕銷削除浮世不平事與尔
相將上九霄嘗遊長沙智度寺贈僧惠覺詩曰違者推
心無濟物聖賢傳法不離真請師開訢西來意七祖如
今未有人臨行題壁上云唐室進士今時神仙足閉紫
霧却歸洞天衆方知其為吕仙翁也據遺

宿州天慶觀西廡下有石刻二詩蓋至道中有青墨人嘗
遊於此一日題詩曰秋景蕭蕭葉亂飛庭松影裏坐
移時雲迷鶴駕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期又曰肘傳丹

後時雲迷鶴駕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期又曰肘傳丹
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古壇槐影裏悄無人
跡戶長扃或以為名呂仙翁詩也古今詩話

岳陽樓有碑極大乃李觀記呂仙翁筆迹李知賀州日有
道士相訪自云呂先生誦過岳陽詩云唯有城南老樹
精分明知道神仙過李亦不曉後知岳州有白鶴寺僧
見過道及呂仙翁嘗憇於寺前松下有老人自松梢冉
冉而下致恭於先生之前曰某松之精也今見先生過
禮當致謁呂書一絕於寺壁而去獨自行來獨自卧無
限世人不識我唯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後
郡守為創亭於松下名曰回先生云古今詩話

孟嘏連山人性落魄狂溺於歌酒賦詠後捷名不欲止江

左士人頗竒之贈史虛白云詩酒獨遊寺琴書多寄僧
聖朝奄有金陵孟賓于先居連上嘏與國中亦自吉水
還故鄉逾年卒書生成務崇因言廬山與嘏有忘年之
分與國中見嘏且言自連上來游江左時有詩送成務
崇曰同呼碧嶂前已是十余年話別非容易相逢不偶
然多為詩酒役早免利名牽幸有歸真路何妨學上玄
務崇詢於連上知交皆言嘏卒已十余年矣雅言雜載
許堅江左人為性藪野似非今之人年高絕不知曉人事
少言人不問終日不啓口多居三茅山不知年歲形容
不變好殮魚能為詩多談神仙事題茆山觀曰嘗恨清
風千載鬱洞天今得恣遊遨松楸古色玉壇靜鸞鶴不

風千載鬱洞天今得恣遊遨松楸古色玉壇靜鬱爲鶴不

來青帝高茅氏并寒丹已化玄宗碑斷夢仍勞分明有
箇長生路休向紅塵歎二毛早年堅以時事干江南李
氏人訝其狂躄以爲風恙莫與之禮一絕上舍人徐鉉
云幾宵烟日鎖樓臺欲寄侯門薦補才滿面塵埃人不
識謾隨流水出山來因拂衣歸隱今尚在隱迹江淮間
沈廷瑞寄食閣皂山舉作異俗葦盛夏向火嚴寒單衣問
其故終不答與袁州陳智周相善與國中無病卒于玉
笥觀數年有人於江筠路次見廷瑞共語久之令人將
詩寄智周智周得詩甚訝馳出門求送詩者已不知所
在詩曰名山相別后別後會難期金鼎銷紅日丹田老
紫芝訪君雖有路懷我豈無詩休羨繁華事百年能

言言集卷之四十四
幾時智周於端拱二年登第授衡陽尉卒同前

沈道士筠州高安人故吏部郎中彬第二子也性孤僻形
貌秀徹初名有鄰弃妻入道居玉笥山易名廷瑞每遇
深山古洞日不返嚴寒風雪常單衣危坐或絕食經月
或縱酒行歌緣峭壁升喬木若猿獠之狀骨肉相尋便
却走避忘情混俗人莫測之徃徃為同道者困雍熙二
年正月內於玉笥山先不食七日至上元日甲辰辭道
侶歸所居院集仙亭念人生幾何賦無病而終遺言於
弟子將盡者土宿一幘度人經一卷隨葬後二年二月
二十日有閣皂山僧昭瑩於山門數里相遇且閣皂山
相去玉笥山一百六十里僧昭瑩問所徃云暫別廬山

相去玉笥山一百六十里僧昭瑩問所往云暫別廬山

尋知己留下土宿一幘及度人經一卷五言詩一首為
別云南北東西路人生會不無早曾依閣皂又却上玄
都雲片隨天闊泉聲落石孤何期早相遇樂共煮菖蒲
後昭瑩到玉笥山話及方知沈道士已亡具說途中相
遇并所留土宿及經詩示于人衆皆駭異遂往墳上看
見土交橫折裂闊及尺餘至今不敢發質其文驗其事
即屍解而去郡閣雅談

張白邢州人少應進士舉不及第入道常挑一鐵葫蘆得
錢便飲酒自稱白雲子註天尊升玄護命經著武陵春
色三百首略一兩篇云武陵春色好十二酒家樓大醉
方回首逢人不舉頭是非都不采名利混然休戴個星

冠子浮沉逐世流贈酒店崔氏一絕云武陵城裏崔家
酒地下應無天上有南遊道士飲一斗卧向白雲深洞
口又哭陸先生一絕云大親慟哭還復蘇我笑先生淚
滴無脫履定歸天上去空墳留入武陵圖忽一日稱患
至夜閉戶曉不開問之不應道衆訝之抉門見血滿地
問之別無所苦囑身後勿燒焚尋時而卒酒戶崔氏出
木櫃而葬於武陵城西經半年有鼎州官忘其名在楊
州勾當公事遇於酒肆同盃數日衆聞之道俗看驗其
墳有一穴如椀大深透其棺敲之已空

陳省躬金陵人於偽朝頗歷政事顯德中出為臨川宰泛
舟闕下道經章江泊女兒浦抵暮有書生不通姓名登

舟闕下道經章江泊女兒浦抵暮有書生不通姓名登
舟未見與省躬語論甚奇問今晉朝第幾帝省躬具以
實對微笑而已坐間高吟云西去長沙東上船思量此
事已千年長春殿掩無人掃滿眼梨花哭杜鵑省躬疑
是神仙再拜告問無言而退出船不見所之

吳含靈江西人也為道士居南岳六七年俗呼為吳捺好
睡經旬不飲食常言曰人若要閑即須懶如動即不閒
也素不攻文偶作上升歌甚奇絕云玉皇有詔登仙職
龍吐雲兮鳳着力眼前薦地見樓臺異州奇花不可識
我向大羅觀世界世界只如指掌大當時不為上升忙
一時提向瀛洲賣清太年羽化後有客人於乾祐中在
嵩山見之

許鵲真人唐末遊南岳招仙觀壁上題歌一首云洪爐烹
鍛人性命器用不同分皆定妖精鬼魅闢神通只自干
邪不干正黃口小兒初學行唯知日月東西生還為萬
靈威聖力移月在南日在北玉是玉兮石是石蘊弃深
泥終不易鄧通餓死嚴陵貧帝王豈是無人力丈夫未
達莫相侵攀龍附鳳損精神題後數日上昇

李夢符不知何許人梁開平初鍾傳鎮洪州日與布衣飲
酒狂吟放逸嘗以釣竿懸一魚向市肆蹈漁父引賣其
詞好事者爭買得錢便入酒家其詞有千餘首傳于江
表略其一兩首云村寺鍾聲渡遠灘半輪殘月落前山
徐徐撥棹却歸灣浪疊朝霞錦綉翻又曰漁弟漁兄

喜到來波安官賽了坐江隈柳榆杓子木瘤盃爛煮鱸魚
滿案堆察考取狀答曰插花飲酒何妨事樵唱漁歌不
碍時遂不敢復問或把冰入水及出身上氣如蒸鍾氏
亡亦不知所在俱同前

伊用昌遊江浙間散誕放逸不拘細謹善飲每醉行歌市
中其言皆物外汗漫之辭似不可曉亦能為詩留題閣
皂觀云花洞門前吠似雷險聲流斷俗塵埃兩噴山脚
毒龍起月照松梢孤鶴回羅幕秋高添碧翠畫簾時捲
對樓臺兩壇詩客何年去去後門關更不開後入湖南
謁馬氏時方設齋獨不請用昌自造之據其坐泊食畢
則大聲吟詩云誰人能識白元君上士由來盡見聞避

世早空南火宅植田高種北山雲雞能抱卵心常聽蟬
到成形殼自分學取大羅此子術免教松下作孤墳詩
畢拂衣而起衆訝竒異乃逼問無對出門不見雅言雜載
石恪西蜀人善畫尤長於山水禽魚亦攻歌詩言論粗暴
多謂人短開寶中王師下西蜀遣名畫入京恪在其數
宣於相國畫壁工畢上狀乞歸奉勅任便出京卒於道
中雍熙元年歿直雷承昊奉命來衡陽風土殊俗恪痛
勉之為七言詩送承昊遲暮與恪宿于公舍達曉分携
承昊行經數里思恪已卒數年遷出所贈詩多言衡陽
風物其詩曰衡陽去此正三年一路程途甚坦然深濶
門墻三楚外清風池館五峰前西邊市井來商客東岸

汀洲簇釣船公退只應無別事朱陵後洞看神仙及到

汀洲簇釣船公退只應無別事朱陵後洞看神仙及到
任公字一如恪言詩章好事者爭傳之同上

黃覺仕宦不遂意送客都門外至則客已遠不及故舍中
見一道士在側因取所携酒肉呼道士共飲食之既罷
道士舉杯撥水寫呂字覺始悟其為呂洞賓道士曰明
年江南相見覺果得江南官及期見道士出俵大錢七
文其次十文又小錢三文曰數不可益也予藥可數寸
許告曰歲旦以酒磨服之可保一歲無疾覺如其言至
七十餘藥亦將盡作詩曰床頭曆日無多字屈指明年
七十三果以是歲終貢父詩話

咸通中有進士張綽下第遊江淮養氣耽竒只以爐火為

事題壁曰爭那金烏何欲上飛不住紅爐謾燒藥玉顏
安可駐今年花落枝明年花滿樹不如且飲酒莫管流
年度人異之不喜粧飾多厯旗亭而好盃人召飲若遂
意則索紙剪蝴蝶三十二以氣吹之成列而飛如此累
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見者求之即以他事為阻嘗遊
塩城多為酒困非類相競留繫邑中醒乃課述為陳情
二章獻秋令乃釋之詩云門風長有蕙蘭馨崑族家傳
霸國名容貌靜懸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濤聲訟堂無事
調琴軫郡閣何妨醉玉觥今日東流橋下水一條從此
鎮長清自後宰欲傳其術張云明府勲貴家流年少而
宰劇邑多聲色犬馬之求未暇忘味玄奧因贈詩云何

用梯媒向外求長生凡在內中脩莫言大道人難得自
是行心不到頭去之日衆醉因求搗網紙剪二鶴於廳
前俄而翔飛乃曰汝先去吾即後來時狄令亦醉其所
題云自不會天下經書在腹內身却騰騰處世間心即
逍遙出天外江南好事者尚記上升時事桂苑叢談

崔存字存中博州博平人因遊王屋見二人坐於水濱存
曰願聞二仙名號東坐曰豈不知世有石曼卿乎西坐
者即蘇舜欽子美也存曰世傳學士為鬼仙矣曼卿曰
甚哉二三子之妄也夫純陽即仙純陰即鬼升於天者
為仙沉於幽者為鬼處於中者為人既為仙又為鬼乎
存曰願得一語以救塵骸曼卿作詩曰牛毛麟角成真

少莫道從來是壯夫龜鶴性靈終好道神仙言語不關
書不將青目觀浮世都把仙春駐玉壺寄語世人無妄
語高真幽鬼適殊途子美作詩曰宿植靈根何太早洞
悟真風正年少常令丹海飛日鳥又使玉液朝元腦崑
臺氣候四時春紫府光陰夜如曉來時不用五雲車跨
着清風下蓬島須臾有翠鳥飛下嚙書置於二子前子
美曰瀛洲有召遂飛踰山頂而去據遺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四十四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五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五

神仙門中

有逸士衣襤破衫綠鞵黑束腰帶闊三寸一脚着一靴一脚
脚踏行夏衣絮衫冬卧冰雪出氣如蒸自號藍采和歌
曰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三春樹流光一擲
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
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
峨曳長繩穿錢拖行縱錢散不收後至濠梁飛上昇冉
冉而去續仙傳

任生隱於高山讀書夜有一女子來曰冥數合與子為姻
生意其異乃拒之遂開簾而入可二十許冶容艷美二

青衣侍前就案書一詩云我本籍上清謫居遊五岳以
君無俗侶來勸神仙學三日當來遂去生覽之愈疑妖
怪志不納又贈一篇云葛洪還有婦王母亦從夫神仙
盡靈匹君意合何如面牆不對女子再贈一首阮郎迷
不悟何處伸情憐明日海山春彩舟却歸去出門冉冉
飛望而去數月任大病為黃衣吏攝去來行十里忽見
幢節不絕有女仙乘翠輦侍從數千人黃衣吏曳任墻
下避仙笑曰高山薄命漢汝數盡更與三年生果六十
卒後詩為雷電取去盧肇遺史

洞庭賈客呂卿雲以質賤雜貨逐什一之利有羨施貧善
笛遇好山水即留中春月夜泊君山獨飲持一盃弄數

曲波上有漁舟冉冉而來乃一父老皓然鬚眉置笛起立

曲波上有漁舟冉冉而來乃一父老皤然鬢置笛起立
迎上舟問所以曰聞子笛聲非凡我是以來對數杯我
少業笛子有性可教父老於懷袖間出笛三管其大如
合拱其次大如常人所蓄其小如細筆管卿雲請父老
一吹曰大者不可發次者亦然小者為子吹一曲不知
得終否卿雲曰願聞其不可者曰第一者對諸天帝合
天樂動天地圻日月五星失次第二者對洞府諸仙合
仙樂飛沙走石百獸腦裂幼稚震死第三者可與朋儕
聽之未知可終否抽小笛吹三聲湖上風動波濤洶湧
魚鱉跳噴僮僕恐悚君山鳥獸叫噪舟楫大恐父老不
復吹引滿數盃乃吟曰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按紫藟坐

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又飲數盃曰
明年社期君於此遂棹漁舟而去隱隱沒於波間傳異志

盧季生隱居太白山讀書習吐納季生不甘苦貧訣別浪

迹江湖後之官漆園人吏欺隱折官錢羈縻不得東西

貧瘁日甚揚州阿師橋逢人草履布衫視之乃盧生昔

號二舅者季生與舅語哀其縊縷盧大罵曰貧賤不畏

公弃身又有欠負且被囚繫有面相見季生厚謝之

舅咲曰居處不遠來日以馬來迎至日晚果來云屈卽

君去來十里朱門斜開二舅出迎雲冠霞帔容貌光澤

侍婢數百人燕饌名果不可紀求得一女子佐酒善箜

篥容色極佳上有朱字一行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舟

燕罷曰莫願作嬾否又曰所欠官錢二萬貫請以柱杖

篋容色極佳上有朱字一行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舟
燕罷曰莫願作媼否又曰所欠官錢二萬貫請以拄杖
往波斯店取錢可從此學道無自穢身其年汴州行軍
陸長源以女妻之宛類盧舅北亭善筭篋者楚篋侯有詩
二句李具言舊事女曰少年時因兄弟戲夜乃作夢入
仙宮如公所言者盧肇遺史

茅濛字初成華陽人也隱華山脩道當始皇三十一年九
月白日上升先是時有民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
上昇入太清時下赤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始皇
聞之問故老曰此仙之謠始皇於是尋仙之意濛之
元孫盈得道於金陵勾曲山上升為東岳上卿司命君
太元真人居赤城時來勾曲邦人改勾曲為茅君山遺

神仙門下

慶曆中有一閑人遊岳謁主簿郭及甫既坐視其刺乃羅
道成也詢其鄉里言郴州人及甫留飲曰久思東州之
遊前日遊太山已遍到佳處旦夕迴南方山索紙筆為
詩曰因思靈秀偶來遊碧玉寒堆萬疊秋直上太山高
處望根盤連接十餘州後自和云水雲踪跡自閒遊夏
谷陰寒冷勝秋猿鳥性情猶戀舊翻身却去海邊州
及甫不勝嘆羨及去令人送之又得詩曰白驪代步若
奔雲閑人所至留詩迹欲知名姓問源流請看郴陽山
下石後問郴人有成真君觀得道乘白驪行石壁上其
跡至今存焉古今詩話

唐子正著作桂州人治平中赴舉至全州途中雇一僕負
重擔健若飛羽雖鞭馬疾通常去馬百步外恐其逸去
逐遣之其僕即日自全州二千七百里日午已到唐州
留書驛吏曰候桂州唐秀才至即投之唐月餘到驛驛
吏出書題云呈桂州唐秀才歸真子封唯一詩曰袁州
相見又之全不遇先生道未員大抵有心求富貴到頭
無分學神仙篋中靈藥宜頻施鼎裏丹砂莫妄傳待得
角龍為宴會好來黃壁卧林泉唐甚怪之詰其狀貌乃
全州僕也留書之日乃全州所遣日也始悟其為神仙
唐後為邕倅熙寧丙辰交趾寇邕唐遇害乃詩所謂角
龍也

許宣平新安人常掛一花瓢及曲竹枝每醉即獨吟曰負
新朝去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白雲行入
翠微好事者於洛陽同華間是處題之李太白見曰此
神仙也

韋七七名文祥周寶舊於長安識之及寶鎮浙西七七忽
到召之益加禮遇鶴林寺有杜鵑花寺僧相傳云正元
中外國僧自天台鉢中以藥養其根來植於此寺僧初
篩花院人或見女子紅裳艷麗遊於花下俗傳花神也
一日寶謂七七曰鶴林寺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頃刻
花此花能開赴重九乎曰可也乃前二日經鶴林寺宿
中夜有女子來謂七七曰妾為上蒼所命下司此花非

久即歸闕苑今為道者開之晨起寺僧訝花漸拆至九

中夜有女子來謂七七曰妾為上蒼所命下司此花非

久即歸閨苑今為道者開之晨起寺僧訝花漸拆至九
日爛熳後為兵火其花逐亡信歸閨苑矣

元真子張志和會稽人守真養氣卧雪不冷入水不濡顏
魯公守湖州日與賓客唱和為漁父詞志和曰西塞山
前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蓑笠綠蓑衣斜風細
雨不須歸坐客嘆服不已後果傳之

相州棲霞谷有喬順二子服飛龍藥二子十年不飢魏文
帝詩曰西山有仙童不飲亦不食謂此俱同上

吳仁壁關右人學進士遊羅浮洞學老莊於張先生得其
大旨辭歸謀入京取應先生曰觀子氣法可住此吾授
子長生之道仁壁辭以老母缺甘旨俟名遂身退學亦

未晚先生曰此去必遂其志亦須早來是年中第入浙
謁錢武肅殊禮之累辟入幕堅辭不就以詩謝云東門
上相好知音數盡臺前郭隗金累重雖然容食榘力微
無計報焚林弊貂不稱芙蓉幕衰朽仍慚玳瑁簪十里
溪光一山月可堪從此負歸心武肅復遣人請撰羅城
記仁壁堅不從武肅怒沉於江吳人惜之仁壁有一女
有閑居詩云為惜苔錢妨換砌因憐山色旋開尊又贈
道士云五龍金角向星斗三洞玉音愁鬼神又題鬘栗
云蒲草薄裁連蒂白燕脂濃染半葩紅又遊法華寺云
高閣煙霞禪客睡滿城塵土世人忙建隆初廣南劉隱
遣中翁光普同禮丞審昱就羅浮山設醮醮畢昱遊諸

遺中翁光並曰同禮丞密丹呈就羅浮山設醮醮畢呈遊諸

岩洞至山頂見一石門有老叟衣薜蘿據門而坐呈問
其由云是羅浮先生宅再問誰氏叟低聲對云吳先生
也名仁壁言訖戶闔了無所見其後或有人於羅浮勾
曲諸山見仁壁復引一十歲許女子驗是其女也

雅言
雜載

有商客過海遇風俄抵一所門宇聳秀玃器爛然云是樂
天之居樂天聞之作二絕云近有人從海上迴海山深
處是樓臺中有仙龕開一室皆言此待樂天來又云吾
學空門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居處歸
則惟歸堯率天古今詩話

女真錢氏二姊妹依止陶隱居誦黃庭經即茅山燕洞也
至今有紫萼蒲碧桃馬其姊披白練衣得道入洞及女

第至則戶已扃矣淳化五年夏侯嘉正與道士五人往
彼投龍是夜雷震其洞復開有一吏深入遇道士與林
擒一枚食之遂絕粒田霖作詩題之曰燕口龍泓氣象
清錢真此處有遺靈仙兄去後師猶在女弟回時戶已
扃雲片尚如披白練泉聲長似誦黃庭碧桃花發苜蓿蒲
紫留與人間作畫屏同上

唐儀鳳中清城縣橫源翠園山下有民王仙柯服道士所
遺靈丹拔宅上升已具仙傳拾遺蜀州僧中寤釋學道
播於方州偶於龍池山逢人精神爽朗異於常叟即王
仙柯也寤公曰聞仙名已久何幸相逢飛升之後胡為
來此仙柯曰吾等有靈藥止能飛步今全家隱於後山

來此仙柯曰吾等有靈藥止能飛步今全家隱於後山

更脩道法遐舉之事吾何望焉但長壽而已寤公以詩
贈之曰瞻思不及望仙兄早晚遐飛入太清手種一株
松未老爐燒九轉藥新成心中已得黃庭術頭上應無
白髮生異日却歸華表語待教凡俗普聞名自後不復
遇葆光子聞於真人曰世人學道資一丹一藥聊固其
命何以脩道未得證就避忌尤多三官巡羅攝入鬼錄
所以頻改姓名先用屍解然後棲止靈岳進取上法或
五岳授事效職仙曹優游人間或至千歲功德升聞即
朝玉皇海岳之間徃徃遐舉者世人無由知也今之初
得道者止於仙隱有騰空者服金丹也遐舉之事未可

希望北夢瑣言

詩言紀事卷之四十五
伊夢不知何許人因夢兩日遂立此名唐末不仕披羽褐
遊山水題攸縣司空觀仙壇云惟有松杉空弄日更無
雲鶴暗迷人題黃蜀葵云露凝金盞滴殘酒檀點佳人
噴異香在醴陵何氏家一日別去作詩附鐵匠回言在
彼打劍何氏發其塚棺空惟劍耳青瑣后集

陳純字元朴莆田人因遊桃源中秋夜遇玉源靈源桃源
王夫人玉源令純舉中秋月詩純言一聯云莫辭終夕
看動是隔年期桃源曰意雖佳但不見中秋月作七月
十五夜月亦可玉源因作詩曰金風時拂袂氣象更分
明不是月華別都緣秋氣清一輪方極滿群籟正無聲
曉魄沉烟外人間萬事驚靈源詩曰高秋渾似水萬里

正圓明玉兔步虛碧冰輪輾太清廣寒宮有路桂子落
無聲吾館無弦彈棲鳥莫要驚桃源詩曰金吹掃天幕
無雲方瑩然九秋今夕半萬里一輪圓皓彩盈虛碧清
光射玉川瑤樽休惜醉幽意正綿綿玉源謂純曰子能
繼桃源之什乎純作詩曰仙源嘗悞到羈思正蕭然秋
靜夜方靜月圓人更圓清尊歌越調仙棹泛晴川幽意
知多少重重類楚綿

太原王世寧自言籍係第十八洞玉仙人熙寧中以暴疾
終于家臨終作詩曰翠羽旌幢仙子隊紫雲樓閣玉皇
家人問風雨易分散回首武陵空落花

韓湘字清夫文公猶子也落魄不羈文公勉之學湘曰湘

言言無窮卷之四十五
之所學非公知之公令作詩以觀其志詩曰青山雲水
窟此地是吾家後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
爐鍊白朱砂寶鼎存金虎元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三
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
看仙葩公覽而戲之曰子能奪造化耶湘曰此事甚易
公為開尊湘聚土以盆覆之良久花開乃碧花二朵於
花間擁出金字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
馬不前公未曉其句意湘曰事久可驗遂告去未幾公
以佛骨事謫官潮州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人冒雪而來
乃湘也湘曰憶花上之句乎正今日事也公詢其地即
藍關嗟嘆久之曰吾為汝足此詩詩曰一封朝奏九重

藍關嘆嘆久之曰吾為汝足此詩詩曰一封朝奏九重
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為聖明除弊政豈於衰朽惜殘
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須有
意好叔吾骨瘡江邊公別湘詩曰人才為世古來多如
子雄文世孰過好待功名成就日却抽身去上烟蘿湘
別公詩曰舉世都為名利醉伊余獨向道中醒他時定
是飛升去冲破秋雲一點青青瑣集

賈師雄郎中治平中通判邵武嘗收鐵鏡甚大非常物也
久欲淬磨未得其人左右言近有回處士自言善磨鏡
召至風骨軒昂非常人也出示之仍以飲酒畢推藥鏡
上言藥少當自取之既去不回詢其宿在太平寺留詩
一絕而去曰手內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艷長春須知

物外烟霞客不是尋常磨鏡人取鏡視之藥已化去所
堆藥處一點表裏通明如寒玉春水又嘗有顧中謁故
人李郎中至岳陽投宿市郎唱新曲有補鞋人問曰此
何曲中曰都下新聲也其人曰吾不解書子能為我書
當於此調頃一詞中因為書之乃今所傳沁園春也因
問其姓荅曰生於山口長於江口即今為守谷之客姓
名不知也中翌日見太守言之追不復至題詩一絕於
郎中腹內嬰兒養已成且居塵世暫娛情無端措大剛
饒舌却入白雲深處行中與太守深歎恨之山口守谷
乃仙之姓并字也

未跡登第後授洛陽節推聖俞為洛陽簿乃得友之初也

一日同遊嵩高山佳處相對吟醉遂望四峰巨屋之上有

未跡登第後投洛陽節推聖俞為洛陽簿乃得友之初也

一日同遊嵩山佳處相對吟醉遂望四峰巨屋之上有
丹書四字云神清之洞指示聖俞聖俞曰不見洎告老
歸穎思前四字作一絕云四字丹書萬仞屋神清之洞
鎖樓臺烟霞極目無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後數月薨
並同上

有道人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絕句壁上稱回山人
東老送出門渡橋不知所往或曰此呂洞賓也僕見東
老子偕道其事為和此詩後復與偕遇錢塘更為書之
回山人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
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東坡和曰世俗那知貧
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公覓

寺名念道卷之四十一

言言集卷之四十五
素書符籙道士晨興際華岳先生尸解餘忽見黃庭丹
篆字猶傳青紙小朱書淒涼雨露三年後彷彿塵埃數
字餘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東坡詩話

劉跛子青州人拄一拐每歲一至洛陽看花館於范家園
大范見之即與二十四曰跛子吃半角小范見時止與
十金曰跛子喫椀羹以詩謝曰大范見時二十四小范
見時吃椀羹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過一生張丞
相召自荆南時跛子與客飲市橋客起觀之挽其衣使
且坐飲作詩曰遷客湖湘召赴京輪蹄迎迓一何榮爭
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余寓於興國寺戲之
詩曰相逢一榻大梁間妙語時時見一斑我欲從公蓬

詩曰相逢一榻大梁間妙語時時見一斑我欲從公蓬

島去爛銀堆裏看青山計其壽百四十五矣邨中無人

識之冷齋夜話

周貫不知何許人自號木鴈子宿龍泉觀半夜搥道士門
道士問其故曰偶得句當奉告因吟曰彈琴傷指甲蓋
蓆損髭鬚是夜貫以蓆自覆故耳至袁州見市井李生
秀韻欲携乃同歸林下李嗜酒色意欲無行貫指煮藥鐺
作偈示之曰頑鈍天教合作鐺從初三脚豈能行雖然
有耳不聽法只愛人間戀火坑尋死於西山將化人問
幾歲貫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紮斷布衣穿相逢甲
子君休問太極光陰不記年復有人見於京師附書於
李生云明年中秋夕當上謁至時生以事出貫乃以白

言言集卷之四十五
土書門而去曰今年中秋夕來赴去年約不見折足鐺
彈指空剥剥李生竟折一足冷齋夜話

劉野夫留南京久未入都彭淵才以書督之野夫答曰跛
子一生別無道路展手教化三饑兩飽目視雲漢聊以
自誑元祐新年被劉法師徐神翁形迹得不成模樣深
欲上京相覷又恐撞着丈人涅槃佛驀被乾拳濕踢
着甚來由不羈如此嘗作長短句曰跛子年來形容何
似儼然一部髭鬚世間許大拐上做工夫選甚南州北
縣逢着處酒滿葫蘆熏熏醉不知明日何處度朝晡洛
陽花看了歸來帝里一事全無又還與瓠羹再作門徒
驀地思量下水粮網上蘆蓆橫鋪呵呵笑睢陽門外有

藁地思量下水糧網上蘆蘆蓆橫鋪呵呵笑睢陽門外有

箇大南湖

有僧史宗着麻衣加衲其上號麻衣道士坐廣陵白土埭
謳歌自適江都令檀祇與語多無畔岸索紙賦詩曰有
欲苦不足無欲即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素披玄裘浮游
一州間汎若不繫舟要當畢塵慮棲息老山丘檀祇異
異之陶淵明記白土埭逢三異比丘此其一也觀其詩
句脫去畛封有超然自得之氣非尋常介夫所能作
也並同上

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五

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五

十二

二

增脩詩話總龜卷之四十六

五

五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增脩詩話總龜卷之四十六

藝術門

鍾傳領江西日客有以覆射之法求見傳以曆日包橘置袖中令射客云太歲當頭坐諸神不敢當其中有一物常帶洞庭香唐宋遺史

何龍圖中正初登第聞西川郭從周精於卜乃以繡素求筮從周作一絕贈之云三字來時月正圓一麾從此出秦關錢塘春色濃如酒貪醉花間卧不還公後官達以三月十五日授知制誥以言邊事忤旨出知秦州後移杭州而捐館舍從周之筮何其驗歟

黃州東南三十里為沙湖亦曰螺螄店予買田其間因往

言言然會卷之四十六
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
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指畫字不盡數字輒深會人意
余戲之曰余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皆一時異人也疾
愈與之同游清泉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
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
牙短浸溪松間沙路淨如泥蕭蕭春雨子規啼誰道人
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是日極
飲而歸百斛明珠

王建宮詞百首多言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往往
見於其詩如內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之類
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錄

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錄

略言其善畫亦不言其工蛟螭也惟見於建詩耳或聞
今人家亦有得其圖者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
劍曹剛琵琶米嘉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遂知名於後
世當時山林田畝潛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
賤工末藝得所附託乃垂名不朽亦各係乎幸不幸尔
合肥人傳論言曹谷善星曆術數談事如神為王真公作
命書云七十年中一一加弄珠灘上事堪誇碧油幢下
聞鳴鳥千日催還上漢槎公年七十二知襄陽正得千
日召還又云周匝將臨壬戌歲定鼎門前春色異一千
日上少三環再入和羹且盡醉後真公判西京將七百
日再入政府壬戌歲也又云臨去尚猶聞禁漏異姓佳

言言錄卷之四十一
名在史書異公薨謝之夕漏將盡無子其婿張環掌喪
事並古今詩話

俳優門

李家明江南李璟時為樂部頭善滑稽為諷詠璟遊後
苑登臺見牛晚卧璟曰牛旦熟矣家明曰臣不學敢上
絕句云曹窳窳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間背斜陽

嚼枯草而今問喘更無人左右之臣皆冠謝罪李
氏乃徐溫養子及僭號遷徐氏于海陵璟繼統用宋齊
丘言無男女少長皆殺之今海陵州宅之東小墳十數
皆當時所殺徐氏之族也宋齊丘只一子輒卒逾月慟
哭不止家明曰惟臣能止之乃作大紙為上大書曰欲

與唐作草強是先生作計謨一箇孩兒拼不得上

哭不止家明曰惟臣能止之乃作大紙爲上大書曰欲

與唐祚葦強吳盡是先生作計謨一箇孩兒拼不得上
皇百口合何如乘風吹之度至齊丘家遂絕其纒齊丘
見之慚感乃止璟於後苑命臣僚臨池而釣諸臣屢引
到數十巨鱗惟璟無所獲家明乃進口蹠曰新甃垂鈞
與正濃御池春暖水溶溶九鱗不敢吞香餌知道君王
合釣龍環善之幸南都畫江爲界舟楫多行南岬至趙
北因輟樂停觴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好數青峰不知
何名家明應聲曰龍舟輕漾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
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盃中

出江南野錄互見
談苑所載不同未

知孰
是

江南李氏樂人王感化建州人隸光山樂籍建州平入金

言言集卷之四
陵教坊少聰敏未會執卷而多識善為詞口諧捷急滑
稽無窮時本鄉節帥更代餞別感化前獻詩曰旌旆赴
天臺溪山曉色開萬家悲更喜迎佛送如來至金陵宴
苑中有白野鵲李璟令賦詩應聲曰碧岩深洞恣游遨
天與蘆花作羽毛要識此來棲宿處上林瓊樹一枝高
又題恠石九八句皆用故事但記其一聯云州中誤認
將軍虎山上曾為道士羊談苑

楊叔寶郎中與眉州人言頃眉州視事後三日作大排樂
人獻口號其末句云為報士民須慶賀火星去了福星
來喜召優人問曰大排致語誰做對曰本州自來舊例
只用此一首湘山錄

丁酉八月鎮金陵嘗作詩有吾自皇寬大容尸素乞與江城不

丁晉公鎮金陵嘗作詩有吾皇寬大容尸素乞與江城不
計年之句天聖中李文定公出鎮金陵一日郡宴優人
作語意其宰相出鎮所作理必相符誦至落句頂望抗
聲曰吾皇寬大容尸素乞與江城不計年賓僚皆俛首
文定笑曰是何是何上聞見責歸田錄

賞花釣魚會詩賦往往有宿思者天聖中永興軍進山水
石適會宴命賦山水石歌蓋出不意中生優人入戲各
執紙筆作吟哦狀其一優人或仆於石上衆扶掖起既
起曰累日來作一首賞花釣魚詩準備應制却被這石
頭擦倒左右皆大笑翌日降出詩令中書銓定內有鄙
惡者落職與外任東齋記

言言集卷之四十一
奇恠門

王謝金陵人世以航海為業一日於海中失舟泛一板登
岸見一翁一媪皆衣皂引謝至所居乃烏衣國也以女
妻之既久謝思歸復乘雲軒泛海至其家有二燕棲於
梁間謝以手招之即飛來臂上取片紙書小詩繫於燕
尾曰誤到華胥國裏來玉人終日苦憐才雲軒飄去無
消息灑淚臨風幾百迴來春燕迴徑飛來謝衣上燕尾
有詩一云昔日相逢冥數合如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縱
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鴈飛至來歲燕竟不至因目謝
所居為烏衣巷劉禹錫有詩曰朱雀橋邊野艸花烏衣
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樓遺

巷口夕陽斜
舊時玉謝堂
前燕飛入尋常
百姓家
樓遺

彭城劉景直雍熙間遊華清宮因題詩於門屏間云天子
多情寵太真六宮專幸掌中身漁陽鼓動長安破從此
香肌委路塵是夜夢明皇召去論當時事妃子索景直
有所贈立作詩曰玉刻水中龍雲牌揭故宮霓裳滿天
月粉骨幾春風眉勢從山盡裙腰芳艸空共知千古事
悽恨與誰同岐王至明皇曰來何晚王曰適杜甫到臣
帳中誦哥舒翰詩向臣似有德色云日月低秦樹山河
遠漢宮明皇又曰常愛伊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之
句李白終無甫之筋骨至如賈至崔輔國亦闕自然之
句張老死把筆無伊一字遂宴飲忽聞寶雲寺鐘聲
方覺

郭平振武舊將士分配于錢塘給官屋居之屋在修文坊
舊為白板書九債燒藥丹朱欲往而官吏丁踈因逐之
乃破爐而去白因召丁踈同飲謂踈曰大藥為吾子所
破有小戲術子醒酒乃取盤一面置於膝上以指敲兩
腕出五色彈子兩枚化為雙燕而飛白曰僕射髭甚繁
燕好去可減此言未畢二燕化為二小劍長五寸餘鋒
刃如雨交舞於踈之頤頤間髭落如雪踈懼甚白呼劍
下盤中依前成二丸納於左右腕而去錢昭度贈白詩
曰袖裏青鋒秋水寒誰疑雙燕是金丸出門風雨如何
去空有霜髭在玉盤

無諸彭演西遊鄞縣宿甘泉店閒步原野忽有一少年

引至一古官舍甚宏壯梁上有紅絲羯鼓緜數條毬子

無諸彭演西遊鄠縣宿甘泉店閒步原野忽有一少年

引至一古官舍甚宏壯梁上有紅絲羯鼓緝數條垂于地一老人杖而守之演問曰此何處老人曰開元興慶宮也來此者二百年中十二人尔去時莫不為詩請書一絕可乎演為詩曰長安宮闕半蓬蒿塵暗虹梁羯鼓緝惟有水天明月夜一條空碧見秋毫演又曰十二人之詠可得聞乎老人舉章曰小小蓬山刻得成宮簾不動結飛鯨誰將八月天河水瀉到重樓無浪聲此楊尚書所作也又誦一章曰金人無路守瓊山坐見雲生棟宇間忽墜霜飛翠樓曉不知龍尾許誰扳此裴中書所作也再詢楊裴之名則瞪而不答

錢仁伉尚父之孫也為元帥府中書檢校司徒與中軍都

言言錄卷之四
虞候金沼鄰居沼所居堂東植牡丹花一本着花三百
朵其色如血如之金含稜每瓶子頂上有碎金絲如自
然蛺蝶之狀一城以為殊異每歲花開張宴仁伉預焉
開寶七年春三月花纔一兩朵開仁伉一夕洪飲擊劍
程服中單背負大籃左手携鋤腰插六匕首踰墻而過
沼中外無知者鋤取牡丹置籃中乃平其地空中聞有
吁歎之聲微細若遊蜂音辭曰一花三百朵含笑向春
風明年三月裏朵朵斷腸紅仁伉異之移植於亭後明
日沼覺失花為非人力所及來年花盛開乃宴召沼沼
一見無語得疾以歸至夜憤悶不已以刀決腸而卒腸
皆寸寸斷果符空中之語

鄭繼超廣州人赴官鳳翔道逢田參軍同行家累千餘人
言是東川替罷亦入西京繼超與歎自言洛下有莊在
北邙山下因問鞍乘極多何也曰亡室人來多年皆蜀
中孤寡家子息亦欲旋旋與人繼超曰願得一人乃令
妙香與之是夕歸繼超家數年繼超卜居西洛一日忽
謂繼超曰妙香非人也今將歸北邙山舊穴願乞同乘
至北邙因問田參軍何人曰狐也是夕作別妙香歌以
送酒曰勸君酒莫辭花落拋舊杖只有北邙山下月清
光到死也相隨翌日同至北邙山下老君廟後妙香佯
墜馬化為一狐迅走而去並洞微志

唐王軒字公遠因遊苧羅山問西施之遺迹留詩於石上

言言集卷之四十一
曰嶺上千峰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溪石不見浣溪人
迴顧見一女子素衣瓊珮謂軒曰妾自吳宮離越國素
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為君堅不得軒
知其異又貽詩曰佳人去千載溪山久寂寞野水浮白
烟岩花自開落損鳥舊清音風月閒樓閣無語立斜陽
幽情入天幕西子曰子之詩美矣不盡妾之所寄也乃
答軒詩曰高花岩外曉相鮮幽鳥雨中啼不歇紅雲飛
過大江西從此人間愁風月既暮已散期來日會於水
濱翌日軒往則西子已在焉又相與飲軒詩曰當時計
拙笑將軍何事安邦賴美人一似仙葩入吳國從茲越
國更無春西子見之愁慕久之又曰雲霞出沒群峰外

鷓鴣為浮沉一水間一自越兵齊振地夢魂不到虎丘山

國更無春西子見之怨慕久之又曰雲霞出沒群峰外

鷓鴣鳥浮沉一水間一自越兵齊振地夢魂不到虎丘山

既夜乃散異日又相遇而留者逾月乃歸郭素聞王

軒之事遊苧羅留詩於泉石間莫知其數寂無所遇無

名子嘲之曰三春桃李苦無言却被斜陽鳥雀喧借問

東鄰效西子何如郭素學王軒聞者大笑翰府名談

朱休之家犬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固自可

明年當奈何明年兵亂城陷梁亡詩史

杜少陵因見病瘡者謂之曰誦吾詩可療病者曰何杜曰

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之句瘡猶是也又曰誦吾手

提髑髏血模糊其人如其言誦之果愈言感鬼神亦

不妄古今詩話

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峭又
工於書筆畫遒勁體兼顏柳為世所好余家嘗得唐後
主澄心堂紙曼卿為余草書其籌筆驛詩詩曼卿平生
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為三絕真余家寶也曼卿卒後
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為仙也所主
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騎一青驪去如飛後
又云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其舉子留不得因留詩一篇
與之余亦略記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常隨
日脚流仙事恠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時語舉子不
能道也永叔詩話

增脩詩話總龜卷之四十六

增脩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七

奇恠門下

賣墨者潘谷子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為非市人也墨既精
妙而價不二或不持錢米求墨不計多少與之此豈徒
然者哉予嘗與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
山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
井死人下視之蓋跌坐井中手尚持數珠也見張明言
如此百斛明珠

太子中允王綸祥符中登進士第有女子年十八歲一日
晝寢中忽魘聲其父與家人亟往問之已起謂父曰與
汝有洞天之緣降人間四百年矣今又會此自是謂父

言言集卷之四
曰清非生自稱曰燕華君初不識字忽善三十六體大
篆皆世所未識每與清非生唱和及百餘篇有送人詩
云南去過瀟湘休問屈氏狂而今聖天子不是楚懷王
又贈清非生末句云自有燕華無限景清非何事戀東
宮又雪詩云何事月娥期不在亂飛端葉落人間說與
人云天上端木開花六出贈清非生云君為秋桐我為
春風春風會使秋桐變秋桐不識春風面題金山云濤
頭風滾雪山脚石蟠虬又詩云落筆非俗子鼓吹皆天
聲豈俟耳目既慰字華燕情將頴叔以楷字釋之刻於
石後嫁為呂氏妻既嫁則懵然不復能詩康定間進篆
字二十四軸仁宗嘉之有女仙傳行於時

天授二年臘卿相等詐稱上苑花開請幸則天許之乃遣

字二十四軸仁宗嘉祐之有女仙傳行於時

天授二年臆卿相等詐稱上苑花開請幸則天許之乃遣

使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

曉風吹於是凌晨名花瑞草皆發羣臣並咸服其異卓異記

唐太府寺隋都水門之地隋平陳於此置叔寶叔寶將亡

有飛鳥集於庭以嘴畫地作詩云獨足上高臺腐草化

為灰欲知我家處朱門臨水開雍洛異集

嗽金鳥出昆明國形如雀色黃魏明帝時其國來獻飼以

珍珠及兔腦嘗吐金屑如粟宮人爭取為釵鈿謂之辟

寒金以此鳥不畏寒也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

帝王心不服辟寒鈿那得帝王憐古今詩話

西蜀張俞嘗遊驪山題二絕云金玉樓臺插碧空笙簫遮

詩話卷之四十二

響入天風 當時國色并春色盡在君王顧盼中玉

帝樓前鎖碧霞終年培養牡丹芽不妨野鹿踰垣入啣

出宮中第一花異日宿温湯見二黃衣吏召其魂至一

宮闕見仙座殿上問左右曰唐太真妃也與之論當時

事甚詳覺又為詩曰夢魂飛入瑤臺路九霞宮裏曾相

遇壺天晚景自愁人春水泛花何處去俞尚留温湯閑

步野外有牧童持書一紙俞乃開封乃仙所為詩云虛

堂壁上見清詞似共幽人說所思海上風烟雖可樂人

間聚散更堪悲重簾透日温温曉玉漏穿花滴滴遲此

景此情傳不盡殷勤囑付隴頭兒俞詢牧童從何得對

曰前日有一婦人過此遺我百錢授此書云明日有衣

冠獨步野外子與之俞聞之愈感俞多對士君子道此

日前日有一婦人過此遺我百錢授此書云明日有衣

冠獨步野外子與之俞聞之愈感俞多對士君子道此

青瑣集

治平二年長沙趙琪郎中作廣東憲公宇西軒有荔枝數
本盛夏方熟召刺史燕賞一夕皆空皮核滿地軒之西
壁有詩云吾儕今日會嘉賓滿酌洪鍾飲數巡遍地狼
藉不知曉荔枝又是一番新二廣人多傳異之

隋煬帝遊廣陵恍惚見陳叔寶來謁曰聞已開隋渠引洪
河之水東遊維揚因作詩獻之曰隋室開茲水初心謀
太奢一千里力役百萬民吁嗟水殿不復返龍舟成火
霞驚流摧陡岬濁浪噴黃沙兩隄人送客三月柳飛花
日脚沉雲表榆梢噪暝鷓如今疲子俗異日便無家且

樂入間景休尋上漢槎客喧舟艤岬風細錦帆斜莫言
無利役千古壯京華煬帝愠曰爾多知為後人之利耶

同前

吳興柳歸舜泊舟洞庭君山見鸚鵡數千翱翔其間相呼
姓字有名清越者名武遊郎者名阿蘇兒者名武仙郎
者名自在先生者名踏蓮路者名鳳皇臺者名戴蟬兒
者名多花子者或有唱歌者曰吾此曲乃漢武鈎弋夫
人常所唱者詞曰戴蟬兒分明傳與君王語建章殿裏
未得歸朱箔金缸雙鳳舞名阿蘇兒者曰我憶得阿嬌
深宮唱曰昔請馬相如為作長門賦徒使費千金君王
終不顧歸舜歸舟舟人云相失已二日矣

寶應中有元無有春末獨行廣陵郊野夜入路傍村舍宿

終不顧歸寧歸舟舟人云相失已二日矣

寶應中有元無有春末獨行廣陵郊野夜入路傍村舍宿
北軒下忽聞西廊有人行聲見四人出衣冠各異相與
吟詠一衣冠長人曰齊紕魯縞如霜雪寒亮高聲為子
發一黑衣短陋者曰家貧良會清夜時焚燧燭燭我能
持一故敝黃衣者曰清冷之泉俟朝汲長綆相牽長出
入一黑衣冠身亦短陋者曰爨薪煮水常煎熬充他
口腹我為勞遲明方散起而視之乃有一杵燭臺水桶
破鐺而已幽悵錄

彭州天台禪院前致仕焦將軍彦賓所創也天台僧行燈
掌之刺史安思謙男守範與賓客遊聯句以紀其來守
範出首句曰偶到天台院因逢物外僧定武軍推官楊

鼎夫繼曰忘機同一祖出語離三乘前懷遠軍周述曰
古德玄意遠外牕虛景澄前眉州判官李仁肇音聯曰
片時松影下聯續百千燈遂請閑僧教大師義西八分
書於牌翌日有貧子乞食於院見而高聲讀之曰人道
有初無尾此則有尾無初後五年首領俱碎不如尾句
者乎院僧驅逐貧子曳杖四顧曰此後生不遠千里即
欲到來人以為狂言果五年誅思謙守範伏法鼎夫暴
亡此則首領俱碎之義也行燈歸寂寺僧蜀王盡遣出
之後主持院僧適自興元歸則是不遠千里之義也貧
子之說一無謬焉揚鼎城郭都人嘗遊青城山過皂江
溺而又出登岬遽有老人以杖接引且笑曰元是盤裏

人本非水中物旋失老人所在因作詩以紀之曰青城
山峭江水寒欲渡當時值急湍棹急狂風趨遠岬舟逢
恠石碎前灣手攀弱枝倉皇處命在洪濤頃刻間今日
深恩無以報令人羞說雀銜環至成都與知己言竟莫
究塩裏人之義後為居安思謙幕判成都塩院感疾
暴亡以塩裏其屍歸于蜀野人聞話

海南城東有兩井相去咫尺而異味號雙井井源出山源
山石罅中東坡酌水異之曰吾尋白龍不見今家此水
手同游怪問其故曰白龍當為東坡出俄見其脊尾如
爛銀蛇伏忽水渾有氣浮水面舉首如插玉筋乃沫而
去余定兩井太守張子為造庵井上號思遠亭號洞

言言總集卷之四十一
酌崖有恠樹樹枝腋有詩曰岩泉未入井蒙然冒沙石
泉漱洄為壓雷石老生罅隙異哉寸波中露此橫海峯先
生酌泉笑泉香龍神蟄舉首玉筋挿忽去銀釘擲大身
何時見天矯翔霹靂誰言鵬背大更覺宇宙窄字畫
如顏書無名銜日月此詩氣格似東坡而言泉漱石老
似非東坡又語散緩疑學而為之也龍為蛇形小如
玉筋同上

鬼神門

大曆十三年李道昌為姑蘇太守忽一日城南虎丘山有
鬼題二詩於石壁上其一云青松多悲風蕭蕭聲且
哀南山接幽壠幽壠空崔嵬白日徒昭昭不照長夜臺

雖知生者樂魂魄安能迴况復人所親慟哭心膽摧慟

哀南山接幽壙幽壙空崔嵬白日徒昭昭不照長夜臺

雖知生者樂魂魄安能迴况復人所親慟哭心膽摧慟
哭復何言哀哉復哀哉其二云神仙不可學中化空游
魂白日非我朝青松為我門雖復隔幽隴猶知念子孫
何以遺悲然萬物歸其根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尊莊
生問枯骨生樂徒虛言道昌錄奏准勅致祭祭畢其詩
乃滅後數日又隱出詩一首曰幽冥雖異路平昔忝攻
文欲知高卧處山北兩孤墳尋于山後得兩墳極高廣
至今存焉唐宋遺史

許周士泊舟淮陰醉題淮陰廟曰脫身仗劍歸明主授鉞
登壇是得人千騎爭馳擒虎口萬囊不斷堰龍津拔旗
破趙如摧朽一鼓搶齊速若神功業蓋時雖不賞威名

震主即危身時來且佩三齊印勢去翻輸一婦人得意
不思防後患窮居何用結邊臣名留青史成何事血污
西鍾幾掬塵遂使後來征戰者却愁他日似將軍還舟
方寐夢介士擁見周士曰足下詩固好然未合於理也
信去楚歸漢起自行伍高祖結壇授鉞雖立功名一旦
自蘊忿躁之氣外結邊臣內謀大叛死為萬世醜吾今
血食於此亦出望外而子之詩重吾過焉懦無所守將
安用也據遺

賈魏公尹京日忽有人來展刺謁曰前江南國主李煜相
見則一清瘦道士爾公曰太師已物故何得及此曰某
幼探釋氏未達誤有所見今為師子國王偶思鍾山而

來懷中取一詩授公曰異國非所志煩勞殊清閑驚濤
千萬里無乃見鍾山公讀之隨身灰滅

張孝和關中人淳化壬辰年游淮南在壽春與張李二生
被酒及淮滑入就龍女祠取桐葉寫詩兩句云我是夢
中傳彩筆欲書花葉寄朝雲投於帳中而去一旦獨至
其祠忽簾中有婦人邀而置酒贈孝和詩一絕曰落帆
且泊小沙灘霜月無波淮上寒若向江湖得消息為傳
風水到長安孝和告去行數十步忽小女奴叫曰娘子
令還桐葉勿復置念孝和得之回顧惟古祠敗舍而已
李珣字溫叔都官外郎之幼女也八歲能詩嘗作榴花一
絕云烈火真紅輕皺面晨霞碎剪貼枝條金刀刺出猩

猩血濺落芳叢久不銷後適江夏人王常同泛舟射利
江湖間婁徹為江州清風亭記常萬歎美珣曰未之盡
也何不云好山淶水萬里有盡處清風明月千古無老
時一日舉其文於徹徹卒用其言為破題不久常死而
珣溺舟於三山磯下後三日屍忽出於水中士人異之
為立廟熙寧間都人張芝過廟作三絕焚於廟中一云
風軟潮生江水平遙峰隱隱浸寒青自從香骨沉波底
獨我為詩吊尔靈二云軋軋櫓聲離遠浦蕭蕭帆影落
寒濤殷勤滴酒陳佳果將此深心慰寂寥三云江雨初
晴遠岸低心因啼鳥陡思歸爾如會我題詩意魂夢相
求一處飛既夜一青衣召云娘子奉俟久矣芝曰娘子

為誰青衣曰早來獻詩與誰耶芝乃悟見一婦人謂芝

求一處飛旣夜一青水召云娘子奉俟久矣芝曰娘子
為誰青衣曰早來獻詩與誰耶芝乃悟見一婦人謂芝
曰早來佳章欲托以夢寐是或不真不能盡所懷故求
面見妾溺此時水官令賦詩及校九江會源錄一夕而
畢水官大悅令江神出其屍顯其靈今有祠在此血食
於人謝子之詩意所不敢當吾以詩曰梅天半霽江水
漲水搖花影紅蕩漾東風拋雨過江西截江一瞬生銀
浪閒然不見鷗鷺飛漁唱四沉烟暝蕩忽然晴霽碧虛
闊水色天光月下上柳風和軟浪無聲客櫓嘔軋中
流鳴兩岬沙頭拾翠女嬉笑携手相將行秋入空江潦
水靜澄江一碧如寒鏡遠帆滅沒入雲中菱唱微茫晚
風暝西風脫木露三山隱隱樵歸亂石間霜猿哀落岩

前月杜宇枝間更啼血蓬窗風緊客衣單中夜危腸幾
欲絕我本名家閨中女聘得良人共途路相將雲水二
十年所得歡心亦無數豈其天禍及一身夫死身沉大
江去猛風吹雲無定踪盡日陰愁難得雨秋高水冷白
骨寒孤兒稚女歸何處因公遺我白玉篇慰此窮泉生
和煦明朝仙舸宿何州回首寒江烟雨暮芝見詩嘆賞
久之又出白金二百星贈芝曰煩礮一石載妾前事亦
有奉報如何芝受其金送芝出幄則已五鼓矣芝後因
循不能為立石舟再過三山下幾至傾覆是夜又夢其
女深詬責之負其事翰府名談

李群玉校書過二妃廟題詩曰小孤洲北浦雲邊二文明

粧共儼然野廟向江春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近

李群玉校書過二妃廟題詩曰小孤洲北浦雲邊二女明

粧共儼然野廟向江春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近
墓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鵑猶似含嚙望巡狩九疑如
黛隔湘川題黃陵廟詩曰黃陵廟前芳艸春黃陵女見
茜裙新輕舟小楫唱歌去水遠山長愁殺人又曰黃陵
廟前春已空子規啼血滴春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
行雲秋色中群玉自以第三篇春空便到秋色踟躕欲
改二女俄出焉群玉悉其所陳而題於後涉重湖至潯
陽太守段成式索為詩酒侶具述其事後二年而群玉
逝故哭李詩曰酒裏詩中三十年縱橫唐突世喧喧明
時不作禰衡死傲盡公卿歸九泉又曰曾說黃陵事今
為白日催老無男女累誰哭向泉臺

言言
慶州布衣賴仙芝言連州有黃損僕射五代時人僕射蓋
仕南漢也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所在子孫畫像
事之凡三十三年乃歸坐階上呼家人其子不在孫
出見之索筆書壁上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
銷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而去不
可留子歸問其狀貌云甚似影堂中人也連州相傳如
此其後頗有祿仕者

艾子病熱稍昏夢中神游陰府見閻王升殿治事有數鬼
招一人至一吏前白曰此人在世惟務持人陰事思於
財物雖無過者必巧造端以誘陷之然後摘抉准法合
以五百億萬斤柴於鑊湯中煮之王曰可令赴獄有一

牛頭粹執之而去其人私謂牛頭曰君何人曰吾鑊湯

以五百億萬斤柴於鑊湯中煮之王曰可令赴獄有一
牛頭粹執之而去其人私謂牛頭曰君何人曰吾鑊湯
獄主獄之事皆吾主之其人又曰既爲獄主固首主也
而豹皮襖若是弊鬼曰冥中無此皮若陽人焚化方得
吾名不顯於人間故無焚貺者其人又曰某之外氏獵
徒也家常有此皮若蒙主見憫少減柴數得還即焚化
十皮爲獄王作視其鬼喜曰爲女去億萬二字以敗其
徒則汝得速還兼免沸煮之苦二三人於是又入鑊煮
之其牛頭者時來相問小鬼見如此必欲庇之亦不敢
令火熾遂報柴足既出鑊束帶將行牛頭曰忽忘皮也
其人乃明顧曰有詩一首奉贈云牛頭獄主要知聞權
在閻王不在君減刻官柴尤自可更求枉法豹皮視牛

言言集卷之四十七
頭大怒又入鑊湯益薪煮之艾子既寤語於徒曰須信
口是禍之門並百斛明珠

周祖起於鄴范魯公適迹民間執紙扇偶題云大熱去酷
吏清風來故人坐茶肆中忽一形貌怪陋者前揖之曰
相公相公勿慮勿慮律其扇曰輕重無准吏得舞文何止
大熱耶公當深究獄弊持扇急去後一日於祿廟後門
鬼手中持其扇乃茶肆中見者未幾周祖果得公於民
間遂大用憶陋鬼之言首議刑典疏曰先王所恤莫重
於刑今繁苛失中輕重無准民罹橫刑吏得舞法周祖
從其言命公與知雜張湜等判定五年書成目曰刑統
玉壺清話

詩話總龜四十七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四十八

鬼神門

余與魯直壽朋天啓會子伯時齋看詩卷皆仙鬼作或夢中所作也又記太平廣記中有人為鬼物所引入墟墓皆華屋洞戶忽為劫墓者所驚出遂失所見但云荒花半落松風晚清吾每愛此兩句故附之書末

王著洛陽人也七歲能屬文十四進士及第初依師寬勾縣張嘏東京應舉久不知消息賃居相國寺東因出通衢忽遇張嘏遂邀茶肆叙闊至乃才蝴蝶詩最嘉云今夜君棲芳艸裏為傳消息到王孫嘏無言忽然不見著驚問鄉人云卒已半年著自及第便歷華省至翰林

言詩集卷之四
學士只及中年而終郡閣雅談

西川宰相高駢版築羅城日有守禦指揮使姜知古分得
西南趙波塊即趙蕃相公墳也知古號令候曉開之是
夜有人黃衣束帶瘦骨長卓立于知古前曰趙相公使
上書知古驚覽書末後有詩一首頌之鬼不見詩云我
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人生一世第何用苦相侵

保大中廣陵裡城隍因及古塚得石誌一所云日為箭兮
月為弓四時射人兮無窮但得天將明月花不覺人隨
流水空山川秀兮碧空窿崇夫人墓兮直其中猿啼鳥
嘯烟濛濛千年萬年松柏風或云李白詞南唐近事
甘露寺僧話吳王收得浙右之明年夏中夜月瑩無雲

長江如畫有僧持課俄數人自西軒領僕廝輩執手酒

長江如畫有僧持課俄數人自西軒領僕厮輩挈酒
上江亭而止夢明月宰相相遇坐定命酒羅列吳竊窺之
思中夜禁行從何而至必是幽虛於牕隙俯伏伺之東
向一人衣南朝衣西向一人北虜衣北向一人衣縫掖
衣指南向者設禮而坐東向一人衣朱衣霜簡清瘦多
髯飛杯之次東向者曰今日恣縱江南之游皆不乏風
流矣僕嘗記公云何人種得西施花千古春風開不盡
可謂越古超今矣酒至西虜服曰各述旦曩日臨危一
言曰趙臺能為賦邢陽解獻書可惜西川水不救轍中
魚次至縫掖舉白而歌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
旦失風水翻為鱗蟻食巡至東向云功遂侔昔人保退

言言然自卷三四八
無智力既涉太行險茲路信難涉次至朱衣乃高吟曰
握裏龍蛇紙上鸞遂巡千幅不將難顧雲已往羅隱老
更有何人逞筆端吟罷東樓晨鍾遽鳴僧戶軋然而啓
忽尔而散桂花叢談

秦太虛言寶應民有嫁娶會客者有客徑起出門若醉甚
將赴水者人急持之客曰有婦人以詩招我其詞云長
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烟任意遊金玉滿堂何所用爭
如年少去來休倉皇就之不知其為水也然客亦無他
夜會說鬼與參寥參寥舉此聊為記之東坡詩話

唐丞相馬植弟固武威太守固弟西河太守二弟聞植罷
安南都護又除黔南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前夜月如

書見白水人緩步隄上吟曰栽竹為筒作笛吹鳳凰池

安南都護又除黔南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前夜月如
晝見白衣人緩步隄上吟曰栽竹為筒作笛吹鳳凰池
上鳳凰飛勞公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鈞萬類時歷歷可
聽遣人尋訪已失之後黔南去再入為大理卿遷刑部
侍郎判鹽鐵遂大拜

大曆元年元載因早朝有人獻詩載令左右收之候入中
書看其人曰若不能讀請自誦一篇曰城東城西舊行
處城裏花飛柳如絮海燕銜泥欲下來屋裏無人却飛
去吟畢不見乃知其非人也載後敗家破妻被戮

馮翊夏陽縣據大河有翼河清澈可鑒大和中縣尉趙生
一夕與同輩聯步望月於翼泉上忽有人貌甚黑綠袍
自泉中出徐吟曰夜月明皎皎綠波空悠悠生且驚其

言言集卷之四十一
水瀈明日生再遊奠水見廟中土偶人被綠袍視之其
貌乃昨日吟詩人也

元和中
有陸橋家于丹陽居有池塘亭榭一夕有人叩門
急視見一人儀狀秀逸自稱曰沈約聞公雅好詩故來
奉謁既而呼左右曰召青箱來有一兒年可十歲約曰
此吾子也欲使紹吾學故名青箱然亦能詩從吾與范
僕射過臺城曾作感舊詩令諷之曰六代舊山川興王
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喧闐夜月琉璃水春風柳
色天傷時為懷古垂淚國門前忽不見

唐燕士晉昌人隱于九華晚步山下見一白衣少年閒步
自若曰澗水潺湲聲不絕溪壠茫茫野花發自來自去

人不知歸時長對空山月歸問里人曰是吳氏子善詩

自若曰澗水潺湲聲不絕溪壠茫茫野花發自來自去
人不知歸時長對空山月歸問里人曰是吳氏子善詩
卒僅數年矣

錢起寓宿驛舍聞窓外有人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起怪之十年後就試座主李時試湘靈鼓瑟詩落句意
久不屬遂以此一聯續之乃中魁選詩全篇云善鼓雲
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雅調懷金
石清音發杳冥蒼梧來暮然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
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劉山甫隨侍官於嶺外北歸泊舟洞庭登岬見有北方毗
沙門天王廟祠因謁之見廟宇頽圯乃題云壞墻風雨
幾經春艸色盈庭一座塵自是神仙無感應盛衰何得

言詩餘自卷之四十八
却由人是夜夢神責曰我南岳神也汝何相侮俄而風
濤大作舟幾覆悔謝徹去詩牌乃止古今詩話

長安中秋望夜有人聞鬼吟曰六街鼓歇行人絕九衢茫
茫空有月又聞有和者云九衢生何勞勞長安主盡槐
根高俗云務本西門是鬼市或風雨冥晦皆聞其喧聚
之南部新書

開元中有幽州衙校姓張妻孔氏生五子而卒後娶李氏
妬悍狠戾虐遇五子鞭撻不其甚苦哭於孔氏之墳母
忽於塚中出撫其子悲慟久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
曰不分成故人泣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見永無因
盒裏殘粧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浪作塚中塵看

意憐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

意憐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
得詩以呈其父其父訴於連帥連帥上聞李氏流嶺南
建隆初有人行於巴峽夜泊舟於江涘忽有人諷詠曰秋
迳填黃葉懸崖露卍根猿聲一叫斷客旅數重魂其音
苦切激昂而悲如是通宵九吟百遍初疑舟行秀士也
及曉訪之其所泊岬殊無舟舸但空山邃林溪谷絕幽
尔泌岬尋訪數處有二脚迹長二尺許

荆南復州門街東有劉氏舊宅宇舍橫斷敝壞鮮有人居
梁太保震有遠房弟伯升秀才請居之貴其幽致而肄
業既懋馭月餘辰夕甚安一日晝寢夢魘久之方寤乃
曰適夢一女子綠裙紅袖自東街而來泣而呼曰聽妾

言言集卷之四
幽恨之句詩曰卜得上峽日秋江風浪多巴陵一夜雨
腸斷木蘭歌梁因稱嘆而覺竟無他說勝說後集

鬼仙詩曰仙人未必便仙去還在人間人不知手把白鬚
從兩鹿相逢却問姓名誰又云江上檣竿一百尺山中
樓臺十二重山僧樓上望江上指點檣竿笑殺儂又云
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手刺身上衣
今日為灰不堪着又曰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
多囂塵還山弄明月又云浦口潮來初渺漫蓮舟溶漾
采花灘芳心不愜空歸去會得潮平更折看又曰忽然
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濺衣折得荷花渾忘却空將
荷葉蓋頭歸又曰寒花白露裏亂山明月中是夕苦吟

以荷葉蓋頭歸又曰寒花白露裏亂山明月中是夕苦吟
罷寒燭與君同

黃魯直登荊州亭柱間有詞曰簾捲曲欄獨倚銀屏暮天
無際淚眼不曾晴家在吳頭楚尾數點雪花亂委撲漉
沙鷗驚起詩句欲成時沒入蒼烟叢裏魯直曰似為予
發筆勢類女子又有淚眼不曾晴句即鬼也是夕有女
子絕艷見亭於魯直曰我家豫章附舟墮水死于此登
亭感而作不意公能辨之魯直覺曰此必吳城小龍女
事同前

佞媚門

陳瑄太師任西川有愛姬徐氏郫城令之女也令欲求彭
牧以紅絹數寸作二十八字遣其妻私示其女曰深宮

富貴事風流莫忘生身老骨頭因與太師歡笑處為吾
方便覓彭州人皆鄙之鑑戒錄

鎮揚州請章孝標賦春雪孝標作詩曰六出花飛處處飄
粘白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曉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消
唐李嶠少負才華參知政事封鄭國公長壽中則天鑄八
稜銅柱題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紀革命之功貶皇家
之德天柱下置鐵山翁師子琪璘圍遶武三思為文朝
士獻詩不可勝紀惟嶠詩冠絕當時曰轍迹光西崦軟
庸紀北燕如何萬國會諷德九門前灼灼臨黃道迢迢
入紫烟仙盤正下露高柱欲乘天山類叢雲起珠疑大
火懸聲流塵作劫業固海成田聖澤傾堯酒薰風入

舜絃忻逢下生日還遇上皇年后憲司發附會韋庶人
左授滁州別駕大唐新語

琢句門

唐僧多佳句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一物謂之象
外句如無可上人詩曰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是落
葉比雨聲也又曰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微陽比
遠燒也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耳此法唯
荆公山谷東坡知之荆公曰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鷺
黃鳥裊裊垂此言水柳之用而不言水柳之名坡別子由
曰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此用事而不言
其名山谷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又曰

詩言集卷之四十六
語言少異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看人情如
格五心知世事等朝三格五是融法也後漢注云常置
入於陰處然句中眼者世充不能解王荊公欲新政作
雪詩曰勢合便疑包地盡功成終欲放春回農家不念
豐年瑞只欲青雲萬里開

韓魏公罷政判北京作園中行詩曰風定曉枝蝴蝶亂雨
勻春圃桔槔閑意趣所至多見於嗜好

歐陽文忠公喜士為天下第一好誦孔北海座上客常滿
尊中酒不空之句

范文正公清嚴而喜論兵好誦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
香之句

李師中送唐介謫官詩曰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

李師中送唐介謫官詩曰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
 如山並游英俊顏何厚已死姦諛骨尚寒已而聞介赴
 月首上任大悔乃以書索詩唐公笑曰吾正不用此無
 對屬落韻詩送還李乃悟一身千古非協對與荆公措
 東坡遊羅浮詩曰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我來古醉後
 濯足聊戲侮想見海上超放之類然蛟疑不能掉尾雪
 裏芭蕉也

王榮老渡觀江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畜奇物此江
 神極靈獻之當得濟榮老有玉麈尾端石硯宣包幃獻
 之皆不驗有魯直草書扇頭子題韋應物詩曰獨憐
 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

言言集卷之四
渡無人舟自橫取視儻恍之勢曰我猶不識鬼識之乎
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鏡南風徐來帆一飽而
濟余謂神必元祐仙客不然何嗜之深也

李白詩曰昔日芙蓉花今為斷腸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
時好陶弘景仙方注曰斷腸草不可食其花美好名芙
蓉花

柳子厚詩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烟消
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
無心雲相逐東坡評詩云以竒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
熟味之此詩有竒趣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欸乃
相呼聲相應也冷齋夜話

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西望綉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

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西望綉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
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尤膾炙人口據唐記
明皇常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
山也然荔枝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

唐人題西山寺云幾夜碍新月半江無夕陽或謂冠絕古
今以其盡得西山之景趣也金山寺題者甚多而絕
少佳句唯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岬聞又天多剩得月地
少不生塵最為人傳誦要亦未為至工若用於落星寺
有何不可乎熙寧中介甫有句云天末海門橫北固烟
中沙岸似西興尤為中的遯齋閒覽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四十八終

言言

十

一

中

有

天

少

今

善

山

甲

謝

林

開化圖書

Waku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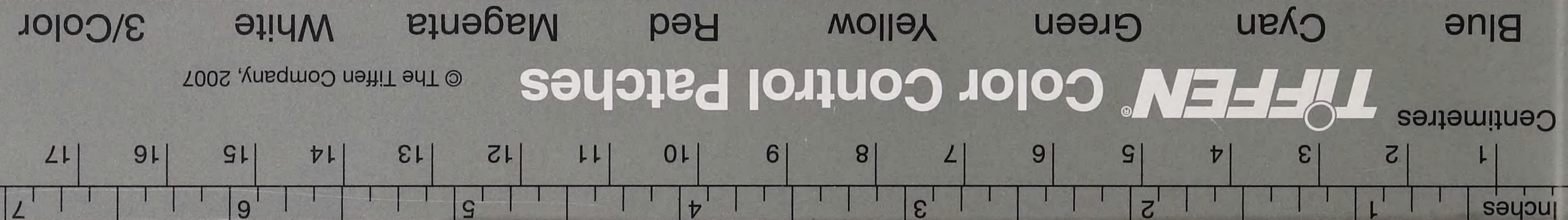
宣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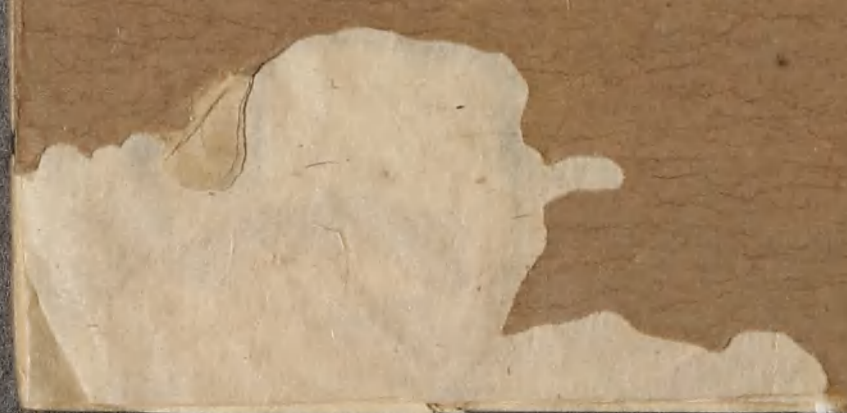
開化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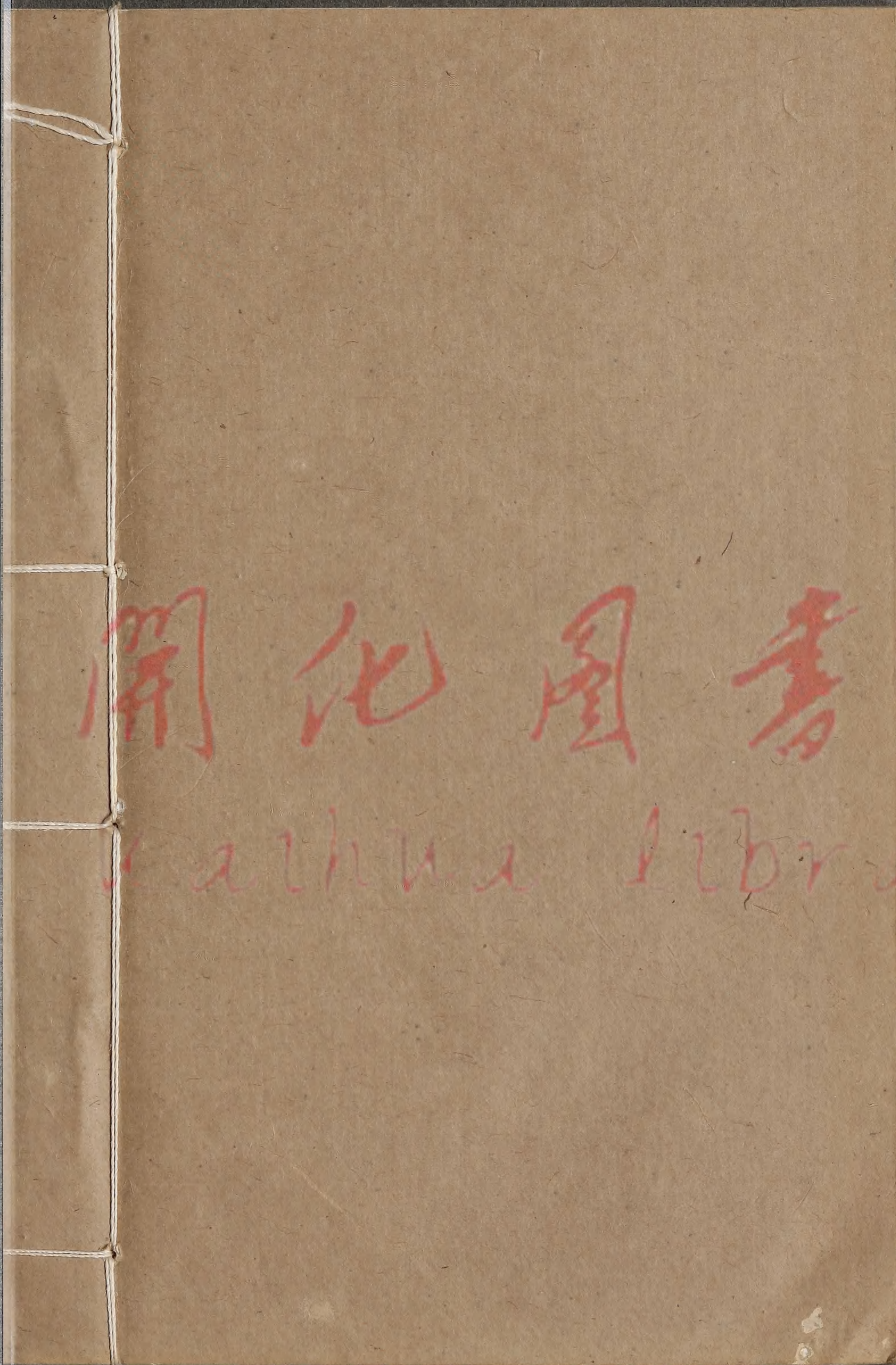
kaikwa library



增修詩話總龜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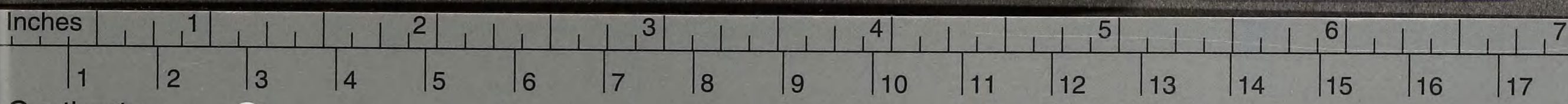
開化圖書館
Kashima Library





開化圖書

Kaishwa Library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